

03

赤道三五・
東南亞文學論壇
讀本翻譯計畫

Bao

保寧

Ninh

Bao

Ninh

作者 | 保寧 Bao Ninh

譯者 | 夏露

目錄 CONTENTS

04	作家介紹 _ 保寧 Bảo Ninh
06	作品年表 Published Works Chronology
07	刀劍入鞘 Rựa Tay Gác Kiếm
67	刻舟求劍 Khắc Dấu Mạn Thuyền
117	戰爭與愛：哀歌與慈悲救贖之歌 War and Love: An Elegy of Compassion and Redemption
126	譯者 Translators
127	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讀本翻譯計畫 About Project

保寧

1952 年生於越南河內，出身書香世家，父親為越南社科院語言所所長。1969 年從軍，加入專門招募年輕人入伍的二七青年旅（27th Youth Brigade），過了六年軍旅生活，越戰結束後才退伍，五百多人的部隊只有十名士兵存活，而他是其一。退伍後於河內上大學，畢業後在越南科學院（Vietnam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ST）工作。1997 年加入越南作家協會，其首部長篇小說《青春的悲愴》（*The Sorrow of War*，又譯《戰爭哀歌》）於 1991 年出版，共翻譯成 15 種語言。1994 年獲得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The

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Award），為當今世界文壇最具代表性的越南作家之一。

談及《青春的悲愴》的創作初衷：「我當時想表明我對戰爭的看法，想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概念，而這種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我們的文學傳統中。那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傳統，存在了千餘年之久，但後來卻被我們丟掉了。」

Bảo Ninh



Bảo Ninh was born in Hanoi in 1952. His father was a linguistics scholar. Bảo Ninh served for the Glorious 27th Youth Brigade, a troop mainly recruiting young people to join the army, and lived a military life for six years until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Of the five hundreds who went to war with the brigade in 1969, he is one of the ten who survived. After leaving the army, he went to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in Hanoi, and worked at the Vietnam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ST) after graduation. He published his first novel *The Sorrow of War* in 1991,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15 languages and won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Award in 1994. Bảo Ninh joined the Vietnam Writers' Association in 1997.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Vietnam wri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scene.

作品年表 PUBLISHED WORKS CHRONOLOGY

- 1987** Trại Bảy Chú Lùn *Seven Dwarfs Farm* | 短篇小說集
- 1991** Nỗi Buồn Chiến Tranh *The Sorrow of War* | 長篇小說
- 2006** Chuyện Xưa Kết Đi Được Chưa?
Old Problems, Can Be Finished? | 短篇小說集
- 2008** Chuyện Kể Trong Lúc Bị Tắc Đường
Transcripts Are Counted When Blocked | 短篇小說集
- 2013** Bảo Ninh *Bao Ninh* | 短篇小說集
- 2015** Những Bài Báo Của Bảo Ninh
Articles by Bao Ninh | 短篇小說集

刀劍入鞘 Rửa Tay Gác Kiếm

夏露 / 譯
Translated by XIA Lu

現在一想到在部隊度過的最後那段歲月，我的心便因陷入深深的回憶而變得格外悲傷。戰爭結束的那天，也就是給我們帶來幸福高潮的勝利日，猶在昨日，然而人生就如白駒過隙，和平的時日一天天在不經意間流逝。記得當初迎接我從戰場上歸來時，父母還沒有退休，但如今，他們已年逾古稀。曾經年輕的親兄弟們則天各一方，在荏苒的光陰裡蛻變成了壯年。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兒子就跟我當初入伍的時候是一樣的年紀了。而我的妻子呢，原本有著「永遠年輕」的美名，但這些年由於費心生計，風裡來雨裡去，再也不像從前那樣年輕了。我呢，在謀生的道路上起起伏伏，嘗試過很多職業，最後成了一名作家。然而不管我寫什麼樣的文章，也不管寫了多少，寫得如何，最後不過是落得日日徒增孤單、苦澀和疲勞不堪的下場。我在時光和生活裡沈淪了。

如果有什麼辦法能重新來過，而且知道從什麼地方開始重來就好了。過去的歲月時而清晰，時而模糊。滄海桑田，斗轉星移，早已

湮沒了我回去的那條路。那時的我，還處在光榮的青年時代，也曾有過雄心壯志，為理想辛苦奮鬥。而如今，那持續了多少年的硝煙炮火氣息已杳無蹤跡，就連那些軍隊的紀念品也都是一個接一個地不知去向了。行軍背包、吊床、兩套咔噠布軍裝、一雙模壓鞋，一頂寬沿兒綠軍帽，還有軍人證、傷殘證明、信件、日記等等，這些全部都不知哪裡去了。並不是我遺失了它們，而是因為我的內心早已不再是一名戰士了。

從前同個戰壕裡的戰友如今很難見面，多年來無法團聚，難免會漸漸遺忘了。從前，不一定要是朋友的關係，也不一定要在同一個單位，只要知道這個人是從K戰場上來的，或是從石缸平原來的，又或是從廣治古城來的，那麼就算只是第一次見面，我也會立刻對他產生好感，會對這個還不怎麼瞭解，也不熟識的兄弟產生一種充滿偏袒的親切感。但如今，久居市井，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彷彿很自然卻又十分冷漠，使我漸漸地不再想和任何人

走得太近。甚至我都忘了我現在工作單位的組織處處長，從前是我們排的排長，也就是當年 T45 型坦克的指揮者，那年進攻新山一機場，是他領頭帶著我們衝鋒排衝破百多祿墓的大門呢。很難想像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曾經彼此並肩、生死與共，因為在如今激烈的競爭下，好多次擦肩而過連招呼都不打呢。就好像過往的一切已經完全置於腦後了。戰爭過後長達二十多年，今天我才第一次重返西貢。當我從飛機的舷梯上走下來，踏上混凝土地面的那一瞬間，我內心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刺痛，那是一種彷彿在我體內沈睡了很久，而如今猛然蹦出來的刺痛。彼時天空中，黑雲忽然遮住了太陽，在晴朗午後的機場跑道上，傾瀉下一團暗暗的影子。

剎那間，似乎有另一個時空更換了眼前這個機場，我內心深處，很久以前的那個四月末某天的新山一機場的全景又湧現出來。不過，這一切只是瞬間的幻影。傳入我耳朵的是一架正在飛快前行，以獲得助推力的波音飛機的轟

鳴聲，而不是那進攻時震天動地的響聲。機場沿著一塊廣闊、乾淨且平整光亮的地面延伸。那座空中交通指揮樓，是我目前還能夠辨認出唯一的、過去的印記。那面第十師的決勝軍旗，剛剛我還以為仍然能夠看到它在樓頂上呼呼地飄揚在風中，但只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再也看不到它了。我望向四周，哪裡是通往馬微營的路呢？哪裡又是第 24 團結束戰爭的多圍營呢？就在那個地方，親如大哥的團長武才握著手槍，和我們班一起從坦克炮蓋旁衝出來，向喜迎我們那些敢死隊軍人的懷抱奔去。而如今，這個團已經解散，大家天各一方了。我還以為自己的眼淚在遭遇人生絕境的時候已經流乾了，沒想到，此刻我的眼睛竟然又會如同金針刺入眼球一般刺痛、灼熱而充滿了淚水。

★

那些戰爭勝利之初的歡樂日子過去了，我們懷抱著無限感慨進入新時期，迎接新任務。有的部隊被緊急派到邊界，阻攔波爾波特領導的紅色高棉部隊進攻，有的部隊轉向了經濟建

設領域，或是分散到各個剛解放的地區拆除地雷，填平彈坑，做一些民運工作。抑或是像我一樣，返回西原戰場，收集歸攏戰友的骨骸。不幸的是，我在沙泰縣東的叢林中進行收屍隊工作的時候患上了惡性動物型瘧疾，被直接送回了西貢，住在軍隊醫院治療。等到身體恢復了一些之後也沒有再回到單位去，而是進入了康復中心療養，整天無所事事，等待著退伍復員的日子。

這個康復中心在南越偽政權時期，是一個培養綏靖人員的學校所在地，旁邊有一條大河。雨季時，河水會把學校所在的區域淹沒成一個小島。許多個夜晚，洪水漫過帶刺的鐵籬笆，湧入院子，浸入到那些房子的台階上，而那些房子裡還堆著戰敗軍隊在旱季時堆積的各種物件，那些東西如今已經殘破不堪，散發著惡臭味。洪水自然也湧入沿河兩側，那些暗堡和戰壕裡，以及那些當時是工事據點的樹叢和洞穴。那年的雨水出奇地大，以致河水的水位比往年任何時候都要高。和平時期的雨季竟然

也是如此漫長得讓人隱隱感到痛苦，毫不亞於戰爭時期的雨季。那些陽光燦爛的光輝歲月，已經被秋日長長的黃昏所取代。雨下不停，不捨晝夜，以致大水漫遍。雨點小的時候，鐵皮瓦上的雨聲聽起來就像是昆蟲鳴叫聲；雨點大的時候，雨聲就如要刺穿耳膜一般震耳欲聾。我們栽種的不知多少種蔬菜都被淹死了，只有空心菜存活了下來。在這裡也曾建過球場，但不久場地上就是一片泥濘，什麼足球排球的活動根本無法進行。空氣中充滿了水氣，甚至在房間裡也會浮起一層淡白色的水霧，那是從人身上和衣服中散發出來的。

我們被雨季的洪水束縛了腳步，哪兒也不能去玩，只能來回在營房處的草坪花壇周圍轉轉；又或者打牌下棋，聚在一起閒扯閒聊；或是打開收音機，把聲音調得很大，聽電台裡播送的詩歌和樂曲。但這樣仍然不能完全消除雨季帶來的憂傷。潮濕的空氣彷彿是一點一點地浸入了骨髓，使皮膚怎麼也不能恢復紅潤。這樣的潮濕以及閒暇的時光，使我們對大小小

的各種病痛都熟悉起來。有時候康復中心有一半的人都發燒、流涕，表示要喝粥，大家還迷上了南部鄉親們的民間偏方治療方法，很多人身上一直散發著「二天堂」油的奇異香味，額頭上留著刮痧所致的淡紫色的印記，背上滿是拔火罐的痕跡。

每天晚上，睡在我鄰床的阿姜都會磨牙，模模糊糊說夢話，還會不住地呻吟。他不曾大聲地叫喊，而只是從喉嚨裡發出嗚嗚的聲音，很輕，但持續時間很長。而白天，他看起來又完全正常，他的樣子，雖然不比大家更健康到哪兒去，但是也不比任何人虛弱。阿姜性格淳樸、開朗，總是樂呵呵的，好像決不是有很多秘密的人。然而一到半夜就迥然不同。阿姜跟我說，他在打仗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只是從和平時期住進康復中心才變成這樣了。藥物對他來說起不到什麼作用，因為令他每晚上一陣陣翻來覆去的並不是創傷的發作，而是因為夢裡的痛苦。睡夢中，阿姜總是夢見之前多次受傷的痛苦。這個 B3 戰場上有名的偵查指揮

員，在美國步兵到西原地區參戰後的第一個旱季就立即投身了戰場。他在戰場上挨了上十次槍子兒，經常被弄得皮開肉綻、血流不止。然而沒有一次傷痕致命，因此也沒有一次使他低頭屈膝。不管傷得多嚴重，阿姜最終都能夠咬牙堅持著再一次站立起來，之後又回到自己偵查的隊伍中去。似乎是戰爭提升了他，幫他減輕了痛苦，又似乎後來旱季期間的戰爭，撫平了之前那些旱季裡的戰爭帶來的傷痛。如今，每天半夜，在睡夢中，阿姜就像是逐漸再次審視那些傷痕一樣，一遍又一遍，從頭至腳，每處傷痕都是一段傷痛記憶。康復中心的醫生說，不用擔心，阿姜那種一陣陣出現的潛意識裡的感知將會漸漸變少。然而有誰知道是不是一定會這樣呢。當我們睜大眼睛的時候我們能用盡全力忘掉所有事情，可一旦睡著，有誰能插手做夢的內容呢？

不只是阿姜一個人，房間裡所有弟兄們都會時不時地做一些被戰爭後遺症帶來的噩夢。那些噩夢總是生動活現的。就拿阿秀來說吧，

他常常會夢到自己在一枚投向春祿橡膠林的集束炸彈裡緊張不安，顫抖著快要窒息，感覺自己就要被活埋。而我呢，常常夢見模模糊糊地看到天上下起了毒雨，看到那玉博檳山腰上片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美軍的炮彈變成了乾枯的樹幹。那個時候，一連幾個月，天天都是這樣，玉博檳的上空常常會出現一架架「北美馴鹿」戰鬥機，緩緩掠過一座座山梁，朝著翠綠的森林噴灑毒雨。起初，我們都沒來得及發現那是美國人在耍花招，沒人知道已經發生了令人髮指的事情。

運輸機引擎的聲音若有若無，大家都沒有特別留意。我們的連雖說在一片比較稀疏的林子裡過夜，但這是一處深陷在四周都是高山的小盆地，還是很隱秘的，飛機和迫擊炮很難擊中我們。然而一種不測降臨的直覺迫使我們離開了吊床。我只覺得臉上又濕又冷，幾小滴略帶辛辣味道的液體緊緊地貼在我的眼皮上。我摸了摸臉，揉揉眼睛，艱難地坐起來，打了一個長長的哈欠，緩緩地從吊床上下來，覺得全

身酸軟，異常疲憊。過了一會兒，飛機的聲音不再繼續在頭頂響起了，但卻還是從某個不遠的地方呼呼地傳來。叢林深處則彷彿充滿茫茫霧靄。

然而，那並不是霧。很可能是煙，但又是一種密密層層的濕漉漉的煙。吊床上方那些用來隱蔽形跡的樹冠都被水氣打濕了，而且粘連著很多掉落的葉子。我的頭髮，臉頰，衣服全都變得濕乎乎的，無比難受。其他人也都跟我差不多。那些浸透了水氣的戰士們看起來都萎靡不振。我伸出手掌把幾滴那種液體湊到鼻子下面聞，可是什麼味道也沒聞出來。但為什麼在空氣中卻有一種奇怪的令人窒息的味道呢？那味道就像是一種被煙薰過之後的水氣。我舉目四望。叢林裡正在落葉。那些闊大的樹冠上的葉子一下子脫落了，就像是在脫皮一樣，很快就只剩下樹幹部分。沒有一絲風，樹木一動不動地立著，瞬間變得蕭條不堪，彷彿發生了一場森林大戰。那是一場悄無聲息的戰爭，成千上萬的樹木在搖晃著，卻又沒有什麼大的聲

響。葉子，花朵，果實以及所有的枝芽都像大雨一樣傾瀉而下，然而卻沒有嘈雜的聲音。葉子不論是金黃的還是翠綠的，無論是大片的還是小片的，都像「死屍」一樣墜落，且雜亂的就如同被揉搓了一樣。在森林底層的小草也都垂下來，失去了生機，而且開始變色……在這前後的日子裡，沿著戰爭一路走來，我遭遇過比這恐怖許多倍的情形。然而盤踞在我一生之中最深的陰影，仍舊還是這自然景觀被美國佬們像這樣令人髮指地損害的景象，那是一段被落葉劑染成橙色的歲月。

*

5月1日的那天清晨，我還留守在新山一機場，就連忙寫了一封信寄回河內報平安。但彷彿還處於戰爭階段似的，直到10月底，馬上要隨軍隊去往其他地方時我才收到家裡的回信。不只有信，軍郵還交給我一隻厚重的包裹，是媽媽寄來的。然而，當我打開它，實在是太難以置信。那是73年夏末就已經寄出的禮物。整個康復中心互相傳看著我那從許久以

前就寄出的這個包裹。它該顛簸跋涉了多少個日夜啊，穿越了兩個不同的時代。母親把包裹包得很細緻，她把那些禮物用兩條尼龍繩緊緊捆扎在一層水泥紙裡。然而在千里的路程中，包裹經歷了旱季時途經長山山脈的炎熱，又經歷了雨季的雨水浸泡，在泥濘的環境中變得稀爛，充滿腐臭味。母親寄來的信中已經沒有字能夠讀得出來了，糖果的水分失掉了，香煙發了霉，餅乾也發糟了。只有針線、燧石、虎骨膏等還完好，還可以用，而且如果還是戰爭時期的話，那將會無比珍貴。

在打仗的時候，有一次，已經是雨季末了。有一位士兵的屍體順著波姑河的水流，從西部高山衝了下來，衝到了距離我所在的駐軍單位很近的一片蘆葦蕩中。屍體上留有不少大彈孔。看起來已經死了很多天了，身體在水下浸泡了很久，已經被魚啃得亂七八糟。他可能是在經過上游某一段水域的時候被直升機抓獲的吧。他身上有幾封信，那些信被他放在緊貼腰間的部位，上面還緊緊地裹著一層棉布，棉

布上留下了彈孔的痕跡。那些信隨著他在水流中漂了很久，信上的墨跡已經被雨水和血跡浸染。那些信件大部分被子彈擊毀，即使那些沒有被擊毀的，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也被水流完全沖洗掉了，只有北方各省郵局印章的紅色還模糊地留在上邊。也只好將這所有的無名信件跟那具無名士兵的屍體一起埋葬了。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有往家裡寄過信，也乾脆不再期盼家信。士兵們的信件內容總是凶多吉少，我有這樣的感覺，即使是在戰爭已經結束了的和平年代。

就在我收到母親寄來的包裹的同時，同屋光爺也收到信了。即使他是那樣執著努力地多次寫信，但也和我一樣，到了很久以後，直到現在才收到回音。然而，他的這封信卻是給他帶來了一個特別糟糕的消息。他的妻子和一個相好的漢子跑了，離開了家。她和河上一個水手糾纏在一起，懷了孕，就在戰爭剛剛結束之後五天，她不得不背井離鄉跟著水手去了南部。這樣的消息刺痛了他，但他卻表現得很平

靜。他理解他的妻子。「我們結婚才七天，我就踏上了去 B 地的路。因此她已經孤苦伶仃地忍受了十年的時日。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光爺用一種恬淡的表情來解釋這一切：「再說，我家就靠在一條熱鬧的河流邊上，四處總是有船隻來來往往。這樣的事情也必然會發生的。現在能責備誰呢？算了吧，事情已經這樣了，就只好這樣了吧，我不介意！」他嘴上這麼說，心裡可不這樣想。每天晚上，一到深夜，光爺就會夢見一些背信棄義的人，他在夢話中提到妻子的名字，嗚嗚地呻吟著，還一邊胡言亂語。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從他的蚊帳裡隱隱約約傳來抽抽搭搭的啜泣聲。他們夫妻還沒有孩子，但是在光爺的背包裡，有將近一半的東西都是玩具。其餘的則是給妻子的禮物。偶爾我們還會看到光爺折騰著把留下來的東西整理放入背包裡，有一疊疊的布，一卷卷的毛線，一堆堆帶著花邊的薄絲綢，還有一瓶瓶香水，一捧捧珍珠、玻璃珠，一條條閃亮耀眼的手鍊、項鍊……光爺不喝茶，不抽煙，不飲酒，得以攢下了一堆錢。每天，光爺都會花很多時

間埋頭坐在那裡，給他的妻子寫一封一封的長信，近乎每天都有一封。但卻從來不寄出去，所以存起來的信堆成了厚厚的一沓。他就這樣不停地寫，直到要踏上回鄉之路、告別康復中心前一天的下午，他都還在寫。後來，光爺悄悄帶著那一厚沓信來到了江邊，一封接一封地打開那些信，反反覆覆地讀，然後慢慢地把它們撕成了碎片，撒下水面，就像是在投下餌料餵魚一樣。那些情感的碎片化成了一個個白色的印跡，穿過我和阿秀釣魚的水域。很多碎片黏到了我們的浮標上。

阿秀說：「這簡直是寫給鯉魚的情書啊。」

那天下午突然雨停了，天已放晴，萬里無雲，我和阿秀不再打牌，摸出去釣魚。太陽的光暈在午後的天空中顯露出來，空氣中洋溢著一層層閃閃的金色波浪，順著風的方向，由西向東延展。地平線似乎更加寬了。一種薄暮的清平氣息四處蔓延開來，彷彿是被敞亮的黃昏與自由的天空所喚醒。我聽到了河流歡快長歌

的聲音。這一個下午，彷彿旱季就要來臨。多日的雲霧也已消散，河面就像又恢復了生機一樣。在河的另外一側，遙遠的天邊，宏偉的城市也被浸染著午後的陽光，略帶著水汽，靜靜地朝向那正徐徐灑下的光暈。沿著穿過田野的小路，只見田野中那一輛輛運輸車在霧氣中就好像正在搖搖晃晃地飛行一樣。

坐了一整下午什麼也沒有釣到，我和阿秀在聽到食堂打鈴催促大家是吃晚飯的時候就回去了。那打擊在報廢炮彈的生鐵外殼上的聲音響徹四周，迴蕩在夕陽下一望無垠的河面上。經過光爺靜靜呆坐著的地方時，我拉他一起回去了。阿秀開玩笑地說：「光爺，明天輪到你回北方了，今天怎麼還這麼沈靜呢？」

光爺身形消瘦枯槁，弓著背，說：「我還沒有決定要老家。我必須要去找她。我要去所有的地方找，沿著每一條河流找。不管有多麼困難我都要找到她。而現在又是旱季，所以找起來也會容易一些。」

「是啊，是旱季了……」

當旱季來臨的時候，情況一定會有所好轉的，這是一種希望，被反反覆覆地說了很多次，已經近乎成為一種習慣。或者可以說，這是一種信條，是所有那些經歷過多年戰爭的士兵們的信條。陰沈的雨季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但總會有雨停的時候。而且這樣的時刻裡還伴隨燦爛的彩虹來臨，想到那晴朗乾燥的景象，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激起一種熟悉的信心，相信所有事情都將會好轉起來，生活也將開始面向陽光的一面。

在最初和光爺住在同一個房間的小半年中，我發現他從不悲傷哀愁。而在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在我們給他籌備的歡送酒會上，他喝了很多，而且似乎有些激動了。

「我已經仔細考慮過了。日後找到她之後，我們夫妻二人就將常住在那個地方，不再回北邊了。」他憧憬幻想著：「在南方，土地田野

數不勝數，河流湖泊也一望無垠，不用擔心沒有棲身之所。而且，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得以回歸本性，他們不再迂腐，是吧？而且人們都會很寬容……」

第二天，光爺揹上了背包，走出了康復中心，卻沒有坐上汽車，而是自己步行。他沒有朝著回城的方向，也沒有往北方去，而是從容地沿著河流走著，靜靜地向著要去尋找的新的方向，開始了尋回往日親密愛人的旅程。

幾天之後，輪到阿姜離開康復中心，之後是阿秀。

康復中心漸漸地沒了人影，走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指望要重逢。我們只是靜靜地握緊對方的手，最後一次望向對方的眼睛暗暗安慰，最後一次互相鼓勵動員。我們曾是多麼廣眾，多麼勇猛。我們不僅僅是一個戰壕裡的軍人，我們還是共同從事一項偉大的事業，有著共同的偉大信念的戰友。如今，雖然大家像漂泊的浮

萍，所走的路不盡相同，然而我們的心沒有改變，整個青年時代燃燒著的鬥爭理想將在弟兄們今後的一生中逐漸明瞭，逐漸清晰。

在快要退伍復員的一天，我偶然碰到了阿鸞，她和我來自同一個城市，還曾經是同班同學。那天，她穿著軍服，軍銜已是軍醫上尉，頭髮剪短了，身形瘦削，臉色蒼白，帶著手槍和挎包跟在一位醫生將軍的旁邊。我站在房門前，突然看到在一群剛剛從汽車上下來、正要穿過中心院子的客人們中間，有一個人的身形特別像阿鸞，就連忙大聲喊道：「阿鸞，乳鸞！」還真是阿鸞！她嚇了一跳，愣著站了一會兒，之後認出了我，她的身子開始激動地發抖，臉色發白，顫抖著露出柔弱的笑靨。我請她進入房間。那天房間裡的軍人就只剩我一個了。空空蕩蕩的房間裡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我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又把草席和蚊帳收緊放到角落，在床頭給阿鸞留出了一塊坐的位置。之後我泡了茶，在桌上擺了些餅乾和糖果。桌子靠近窗戶，面向園子。午後輕風拂過，

彷彿充滿了香氣，又像是葉片沙沙的低語。阿鸞說，已經很多年沒有人用她童年時的外號來叫她了。這是多麼甜美且充滿親密的暱稱啊。可是搞笑的是，那個時候她卻認為是班裡那群可惡的男生對自己的嘲笑與譏諷。現在恰恰相反，這綽號讓她感動地很想哭。只是到現在可能只留下小時候自己暱稱的一半，也就是這個「乳」字吧，又或許什麼都沒有留下，阿鸞這樣說道，小時候那群「可惡」的男生現今也不知道誰還健在，誰已經故去了。

在阿鸞的上司將軍在康復中心各個地方逐一參觀大約一個小時的短暫時間裡，阿鸞和我相互挨著，坐在視野寬闊的窗戶邊，我們兩個人都充滿了回憶和感懷，就像一對曬著太陽悠閒交談的老夫妻。我們陶醉地和對方聊著家鄉的街道，聊著我們的母校，聊著 10 年級 3 班，還有那些少年時期的同學們。據阿鸞所說，有一批我們曾在防空洞中一起生活、成長的同學，現在已經全部犧牲在戰場上了。我們倆忘情地聊著，都沒注意到時光的飛逝。

阿鸞說，在癸丑年即 1973 年的春節過後，也就是北方戰爭結束恢復和平的那一年，就在她入伍之前，她參加了班主任老師在家裡組織的 10 年級 3 班同學聚會。在那次見面會上，女生全部都齊了，而男生只去了一個人，就是那個外號為「大家閨秀」的阿科，他剛剛從蘇聯文科大學畢業回來。因此那次聚會的氣氛瀰漫著濃濃的傷感和遺憾。當全班同學有超過一半都沒有來的時候，尤其是一旦說到那些沒來的人，就會聽到這個人已經犧牲了、或是好像已經過世了、或是已經好久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了的回答時，大家又怎麼能夠興高采烈起來呢？阿鸞說 10 年級其他各班的男生們的消息也都差不多如此，而且他們都在其他的城市。到那天為止，我幾乎是阿鸞在全體男生入伍參軍之後重逢的唯一的一個。

實際上，除了我之外，阿鸞還見到過另外一個我們同城的人，他叫阿海。他們倆是在 1974 年雨季的時候，在上德戰場的前方手術台見到對方的。在上戰場之前，阿海是街道的

一名戶籍警察，因此在見到阿鸞的一瞬間他就立刻認出她來了。但是阿鸞之前卻不會知道阿海，而且就算之前曾認識也無法認出來了。阿海受了很重的傷，身體被摧殘得不成樣子，臉上也是破敗不堪，只有那一雙乾澀的眼睛，還睜得大大的，因為傷痛而不時眨著。在一場手術過後，當麻醉藥的藥效散去，阿海感覺到特別疼痛，因此極度清醒。一整個晚上，在那個做手術的小坑洞中，阿鸞一刻都沒有離開阿海，她陪著他一起睜眼等到黎明。坑洞外邊，暴雨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還時而夾雜著大炮猛烈轟擊發出的巨響。阿海讓阿鸞躺到他的身邊，讓她把手放到他的頸窩下以便他把頭枕在她的手臂上。拂曉時分，阿海去世了。但是在他死後，他的身體卻沒有立即僵硬，也沒有立即冷下來，而是保持了很久的體溫，一直到阿鸞的手離開他的屍體。

聽到那裡，我輕輕地握住了阿鸞的手。靜謐的黃昏和那些沈甸甸的記憶使得我們兩個就像是漸漸地迷失在了那些憂傷痛苦的感受和那

些相親相愛的情意中。直到外邊的院子中叫阿鸞回去的汽車喇叭聲響起，我們才突然回過神來。黃昏的陽光一片絢爛，如同火焰一般火紅地透過窗戶，充滿了房間。

外邊的花園裡晚風勁吹，充滿著葉片的波動。我握著阿鸞的手，攥得很緊。

「不要這樣，」阿鸞小聲地說著，輕輕地抽出了手，「我很開心能有這樣的一個下午。這個下午已經美妙無比，因此，就不要再添加別的什麼了。」

我們誰都沒有說話，卻摔倒在了一起。只幾秒鐘的時間裡，我們淺淺地吻了對方，之後又安靜地站起來分開。阿鸞飛快地跑遠了，只留下我站在房間中。

兩天以後，我得到退伍復員的命令，告別了我的部隊生涯。

我走的那天，正是陽光照耀著的冬日。腳下的地面很潮濕，還反射著燦爛的日光。我走出康復中心的大門的時候，那裡只剩下一間間幾乎全空了房子，不過，依然還響徹著軍隊中慣熟的打更報時的鈴聲。那打擊在炮彈外科上的連綿不斷的鈴聲讓我在欣賞河邊風景轉過身子，如夢初醒。

耀眼的陽光刺入眼簾。我壓下帽沿，悄悄地步行前進。

這個嶄新的旱季彷彿已經到來很久了，郊外還是一片昏暗灰蒙的樣子，那些筆直的沒有任何岔路的道路上還很蕭瑟，四處還散落著一些報廢的坦克，路邊有一些公墓，那些倉庫和工廠廠房上的鐵皮瓦被剝得一乾二淨的，食品廣告牌上充滿了機關槍的子彈痕跡，集市旁邊尖頂廟宇顯得十分骯亂，到處是斷壁殘垣，一些破碎不堪的門扇上還堆積著磚頭。在海邊的集市，在遠處海港的空地上，人們又都逐漸熙熙攘攘了起來。南方在統一之後儘管充滿荒涼

殘破的景象，但卻為未來光明的前景拉開了帷幕。通往未來的道路還很遙遠，但是我們這些經歷過戰爭的「勝利團」的士兵們還尚年輕，還有充裕的時間讓我們活到可以伸手觸碰美好未來生活的那天。

只是，當過去上千年沈重的戰爭負重於肩，即使我們再年輕，最應當活著的那段歲月也已經過去了。如果這之後還有什麼不幸降臨，那麼我們也會在暗自勸慰：沒事，有什麼關係呢？現今還能有什麼苦難能和戰爭中經歷的那些苦痛相比呢？反過來說，將來就算是能夠愉悅暢快地生活，也沒有什麼比得上那已經逝去的幸福時光。過去的戰爭和戰友是我們這些在防空洞裡長大成人的一代的情與愛之所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構成了我們在戰場上的人生的意義。

Rửa Tay Gác Kiếm

Giờ đây nhớ lại những ngày tháng cuối cùng của đời bộ đội lòng tôi vô hạn một nỗi buồn nhớ sâu lắng. Kể từ ngay sau đỉnh cao của hạnh phúc ngày Chiến Thắng tới buổi chiều ngày hôm nay, ngày và đêm hoà bình lững lờ trôi chảy mà đời người thì trôi quá mau. Khi đón tôi từ mặt trận trở về cha mẹ còn cha hu trí vậy mà bây

giờ cha mẹ đã ngoài bảy mươi. Anh em ruột thịt mỗi người mỗi phong và thấm thoát luống tuổi cả rồi. Con trai tôi tết này đã bằng tuổi tôi ngày nhập ngũ. Vợ tôi, vốn đọc tiếng là trẻ lâu nhng bởi nắng ma sóng gió sinh kế đoạn trường nay cũng không còn đọc trẻ nh mấy năm trước nữa. Tôi lặn lội kiếm sống, trải nhiều nghề, rồi cuộc thành nhà văn, song văn chơng gì tôi, viết lách đã chẳng bao nhiêu lại chẳng ra thế nào, chỉ tổ ngày một thêm lạc lõng và ngày một thêm bơ phờ. Thời gian và cuộc sống nhận chìm tôi.

Nếu nh đọc phép làm lại nh. Biết làm lại từ đâu. Quá khứ lúc mờ lúc tỏ. Bãi bể nóng dẫu vật đổi sao dời đã lấp mất lối tôi về với chí lớn năm xa, với thời trai trẻ vinh quang, với cuộc đấu tranh gian khổ. Hơi hống bao năm dài trận mạc chẳng còn tăm tích. Ngay đến những kỷ vật quân ngũ cũng theo nhau mất dần. Ba lô, tăng võng, hai bộ tô châu, một đôi dép đúc, chiếc mũ tai bèo, rồi sổ quân bạ, giấy chứng thương, th từ, nhật ký.

Tất cả đã mai một. Không phải là do tôi để thất lạc mà bởi nỗi ngời lính chiến trong tôi không còn trong tôi nữa.

Anh em đồng đội kiến giả nhất phận, hàng năm trời không lần xum họp, không khỏi quên dần mất nhau. Đạo trực chẳng cần phải chỗ bạn bè, chẳng cần phải là cùng đơn vị, chỉ cần biết ngồi đó góc gác lính chống Mỹ, từng chiến đấu ở B2, ở B3, ở Mặt trận K, ở Cánh Đồng Chum, ở cổ thành Quảng Trị, thì dù mới chỉ lần đầu gặp gỡ, tôi đã lập tức thấy thiện cảm, có thể nói đã dành ngay một tình thân ái đầy thiện vị cho người anh em cha mấy quen biết ấy. Nhng dần dần cái thói phàm tục của đời sống thị thành thân nhiên và tàn tệ này đã khiến tôi không còn muốn xích gần vào với bất kỳ ai. Thậm chí tôi đã gần nh quên hẳn đi rằng ông trông phòng tổ chức nơi tôi đang làm việc chính là đồng chí trông xe chiếc T54 đã dẫn đầu trung đội xung kích chúng tôi đột phá cửa mở Lăng Cha Cả tấn công phi tr-

ờng Tân Sơn Nhất. Từng sát cánh bên nhau, sống chết có nhau một thời nh vậy mà giữa cuộc bon chen kịch liệt hôm nay lắm lúc giáp mặt chạm vai chẳng chào.

Nh thể đã hoàn toàn bỏ bằng dĩ vãng, hơn hai chục năm trời sau chiến tranh hôm nay tôi mới một chuyến trở lại Sài Gòn. Khi vừa từ cầu thang máy bay đặt chân xuống mặt bê tông đồng bằng, tôi chợt thấy trong lòng nhói lên một điều gì đó không rõ là điều gì, một điều gì đó đã say ngủ từ lâu giờ đây bỗng chợt mình. Một đám mây thắm màu tạt qua dới mặt trời ngả một bóng râm mờ trên phi đạo mệnh mông nắng chiều. Trong chốc lát, đồng nh có một không gian khác và một thời gian khác đáp cánh xuống sân bay làm hiện hình lên trong tâm trí tôi toàn cảnh Tân Sơn Nhất của một ngày cuối tháng T xa thăm thuở xa. Nhng tất cả chỉ là ảo ảnh trong chớp mắt. Tiếng gầm của một chiếc Bò-ing đang chạy lấy đà chứ không phải tiếng gầm thét long trời của cuộc tấn công. Phi trường trải rộng, một cõi bao la,

sạch tinh, sáng loáng. Chỉ có cái lầu chỉ huy không lu là dấu vết duy nhất ngày xa bây giờ tôi còn nhận ra. Nhng lá quân kỳ Quyết Thắng của s 10 mà vừa nãy t-ởng chừng vẫn thấy đó trên đỉnh lầu, cuộn cuộn tung bay trong gió, một chớp mắt thôi tôi đã không còn thấy nữa. Tôi nhìn quanh. Đây là hống dẫn vào trại Mác Vi ? Và đây là khu vực trại Đa Vít, vị trí kết thúc chiến tranh của trung đoàn 24 ? Tại đó trung đoàn trưởng Vũ Tài, ngồi anh cả thân yêu, súng ngắn trong tay cùng tiểu đội chúng tôi từ quanh tháp xe tăng ừa xuống lao vào vòng tay giang ra mừng đón của các cảm tử quân Phái đoàn bốn bên. Nóc mắt để dành cho ngày gặp mặt tổng đã khóc cạn với nhau rồi vào giờ phút tuyệt đỉnh đời người, giờ phút đất rộng trời cao lòng người nhập một ấy, lạ sao bây giờ lại tràn mi, nóng rực và nhói đau nh kim châm trong tròng mắt.

Những ngày vui chiến thắng qua đi, bao nhiêu xúc cảm mãnh liệt của buổi ban đầu hoà bình dần lắng xuống. Toàn s đoàn bước vào thời kỳ mới nhiệm vụ mới, tiểu đoàn này tiến gấp ra biên giới chặn quân Pôn Pốt, tiểu đoàn kia chuyển sang làm kinh tế, hoặc là phân tán về các vùng mới giải phóng gỡ mìn, san lấp hố bom, làm công tác dân vận, hoặc nh tôi trở lại chiến trường Tây Nguyên thu gom hài cốt đồng đội. Chẳng may tôi bị sốt rét ác tính vạt khi đang tham gia đội công tác tử sĩ trong rừng rậm Đông Sa Thầy. Đợt trực thăng đa về Sài Gòn, tôi nằm điều trị ở quân y viện, đến khi bình phục không trở lại đơn vị nữa mà vào trại an dưỡng, ăn không ngồi rồi đợi ngày giải ngũ.

Trại an dưỡng này vốn là doanh trại của một trường đào tạo cán bộ bình định, nằm bên bờ một dòng sông lớn. Sông nước mùa ma biến khu trại thành một hòn đảo. Nhiều đêm nước lụt bò qua rào kẽm gai, tràn lên sân, tấp vào tận thêm các ngôi nhà đủ thứ tàn tích tanh tởi của

quân chiến bại ứ lại từ mùa khô, còn vong vãi cùng khắp trong trại và trong các đồn bốt công sự hầm hào xó xỉnh bụi bờ hang hốc dọc hai bên bờ sông. Giữa một đêm ma nh thác đổ có một cái va ly nhỏ, nhẹ, vỏ không thấm nước, mỏng nhng rất cứng, sau nhiều ngày lênh bênh trên sông đã trôi tới cửa phòng chúng tôi. Ngoài hàng xấp dày cộp xanh lè tiền Mỹ và tiền ngụy, trong va ly nhét một bộ lễ phục cấp đại tá đợc dựng bằng loại vải cực sang, mặc dù đã ảm xì nhng màu vải trắng không hề bị ố, vẫn còn nguyên nếp, còn nguyên lon ngu, quân hàm, dây thao và rủng rẻng cả mớ bội tinh đắp đầy ngực áo. Lại có một buổi sáng nọ, khi ra hiện tập thể dục chúng tôi kinh hãi nom thấy một cái xác đàn bà chết trôi mắc cạn ngay dới thêm. Chạy lao xuống tam cấp, định thần nhìn. Té ra là một người tình cao su của lính Sài Gòn do nước lụt moi lên từ một cái lô cốt nào đó và chẳng hiểu sao cha bị xì hơi, mông ngực đùi vế vẫn phồng căng, bê bết bùn đất rong rêu, nom phát ghê.

Cha năm nào mực nước sông cao nh năm ấy. Mùa ma hoà bình cũng dài ề ắm chẳng khác những mùa ma trong chiến tranh. Quang cảnh những ngày tháng Năm rục rở nắng nhòng chỗ cho tiết thu lê thê hoang hôn. Nước tràn lênh láng và ma rơi tối ngày. Tiếng ma rơi trên mái tôn khi nhỏ hạt thì nghe nh tiếng côn trùng rền rĩ, khi nang hạt thì gầm gào cào xé vỡ màng tai. Bao nhiêu các thứ rau củ chúng tôi tăng gia đọc đều chết úng, chỉ sót lại có rau muống. Sân bóng làm ra đấy nhng rồi ngập bùn không bóng đá bóng chuyền gì được. Không khí nh ồng nước, ngay cả trong buồng cũng nhờ nhờ một thứ song lam toả ra từ ngời ngòm và quần áo.

Tuy nhiên ấy là một mùa ma an nhàn và no đủ. Ngoài tiền " cửa rừng " còn có lông bông. Trung sĩ nh tôi cộng thêm thâm niên đọc năm chục đồng mỗi tháng đủ để thoải mái trà thuốc. Quân trang đọc thay mới toàn bộ. Các đồ nhu yếu phẩm hàng tháng và bữa ăn hàng

ngày hết sức tươm tất. Chủ nhật nào anh nuôi cũng đãi toàn trại một châu ăn toại. Nhất là vào những kỳ lễ lạt, cơm nước rất thịnh soạn. Quốc Khánh lần thứ ba mới liên hoan linh đình. Trại cho ngả hai con heo, thịt thà ề hê, còn chất cay thì chúng tôi chung tiền ra thành phố khuôn về vô thiên lủng. Thợng uỷ bác sĩ chủ nhiệm trại an đông cũng dự vui với chúng tôi. Ông ứng khẩu một bài lục bát hô hào gìn giữ phẩm chất tốt đẹp của ngời chiến sĩ Giải phóng quân ở mọi nơi mọi lúc. Rượu đọc rót tràn những bát B52. Nửa đêm, trớc khi tàn tiệc, cả khu trại rung chuyển và loé loè chớp giạt. Một dây dài chục mét pháo cối, pháo tép, pháo đùng, và cả pháo thăng thiên nữa không hiểu quân ta moi đọc đâu ra mà lăm thế, nối nhau nổ loạn lên, đinh tai nhức óc. Đâu óc đã la đà, đã gục mặt xuống bàn chục ngủ, tôi giạt bắn mình, choàng dậy. Ngỡ rằng bị tập kích, tôi vạt ngời nhào sắp xuống sàn tránh đạn và trồn thật nhanh vào một góc tòng...

Cho đến cuối tháng Chín trời vẫn lã chã ma rơi. Khắp nơi lầy bùn, không gian một màu đục đục, tháng ngày bị nén lại dưới vòm mây. Tôi nằm ườn trên giường, nhọc nhằn nhá những dòng văn chong nặng nh ã chĩ của một ông Sơn-giê-nít-xn nào đó, cự sĩ quan Hồng quân. Cuốn tiểu thuyết của ông ta và nhiều cuốn khác nữa chúng tôi đã bối đọc trong một lần lao động làm tổng vệ sinh khu trại. Chúng tôi phát hiện dưới tầng hầm toà nhà chính một cái kho tối om đầy ự sách báo giấy má đã mốc meo. Chỉ mỗi mình Tú, một tay một sách, nguyên sinh viên trường Tổng Hợp là không ngại rúc vào đó, ngụp lặn lục tìm trong bụi, tha về phòng một bao tải nặng chịch những cuốn tiểu thuyết cha bị mối xông. Nhng bởi tất cả đều rặt một nòi thối tha mục nát văn chong chống cộg, chữ nghĩa tối tăm, mờ ám, nội dung láo toét, ít ai kiên nhẫn đọc nổi quá nửa trang, chất giấy lại không hợp để vấn thuốc và khổ thì quá nhỏ để gói bọc một thứ gì, thành thử đóng sách của Tú chẳng mấy ai buồn ngó, dù rằng nó cứ vơi đi. Người ta

thấy các mẫu vụn của những Chu Tử, những Xuân Vũ, những gì gì đó nữa quanh chỗ dựng diều cày và trong nhà bếp, trong nhà cầu.

Chúng tôi bị ma mùa nước lụt cầm chân, chẳng đi chơi đợc đâu cả, chỉ quanh quẩn trong khuôn viên của trại. Đánh bài, chơi cờ, tụ quần lại đấu láo tán dóc, bắt đai thật to om xòm nghe thơ nghe nhạc. Nhng vẫn không thể át hẳn đọc nổi buồn mùa ma. Không khí ớt át, uể oải nh ngấm vào xương làm cho da dẻ mãi không hồng hào lên nổi. Hơi ẩm cùng cảnh nhàn rỗi khiến chúng tôi phải làm quen lại với đủ các thứ ốm đau lật vật thời bình. Có hôm già nửa trại nhưc đầu sổ mũi phải báo cháo. Nghiện cách chữa trị bình dân của bà con trong Nam nhiều tay ngồi lúc nào cũng thơm hắc mùi dầu nhị thiên đồng, trán bầm vết cạo gió và lng đầy những dấu giác hơi.

Đêm nào ở giường bên cạnh giường tôi Không cũng nghiêng rãng, nói mớ và rên rĩ. Anh không la to, chỉ ử trong đáy họng, khe khê và dai dẳng. Ban ngày, nom anh hoàn toàn bình thường, không khoẻ hơn cũng không yếu hơn mọi người. Tính nết anh hiền hậu, cởi mở và cũng ham vui chứ tuyệt nhiên không phải con người nhiều u uẩn. Song cứ đến nửa đêm... Không bảo rằng hồi đang đánh nhau chẳng hề bị nh vậy, chỉ từ hoà bình, nhập trại an dưỡng mới sinh ra thế. Thuốc men chẳng ích gì bởi những cơn vật vã hàng đêm ấy không phải là do những các vết thương tái phát mà là đau đớn của giấc mơ. Trong giấc ngủ, Không mơ thấy lại cảm giác đau của những lần bị thương trước đây. Người chỉ huy trình sát lừng danh này của Mặt trận B3 đã vào trận ngay từ mùa khô đầu tiên bộ binh Mỹ tham chiến ở Tây Nguyên. Ăn đạn hàng chục lần, vỡ thịt toác xương máu, tuy nhiên cha lẫn nào là một vết tử thương cho nên lần nào gục ngã, dù nặng đến đâu, cuối cùng rồi Không cũng nghiêng rãng gọng dậy đọc và lại trở về với

đội trinh sát của mình. Đồng nh là chiến trận đã nâng đỡ anh, giúp anh dịu đau đớn, đồng nh là các thương tích trong mùa khô sau đã khoả lấp đi thương tích những mùa khô trước. Và bây giờ, hàng đêm, trong giấc ngủ, Không nh thể lần hồi duyệt lại các vết thương, lần lượt, từ đầu, từng vết thương một, từng nỗi đau. Bác sĩ của trại cho rằng không có gì đáng sợ, những cơn thống giắc trong tiềm thức sẽ dần dần bị ngăn lại. Song ai mà biết chắc được. Khi đang mở mắt thao láo thì còn đủ sức gắng gượng quên đi mọi sự nhng đã ngủ thiếp đi rồi thì ai mà có thể đa tay ra cản lại mộng寐.

Chẳng riêng gì Không, tất cả anh em trong phòng đều ít nhiều gặp phải những ác mộng di chứng từ trận mạc. Bao giờ cũng là những ác mộng sinh động. Tú chẳng hạn, luôn sống lại với trái bom CBU ném xuống rừng cao su Xuân Lộc. Hầm sập và Tú ú ớ ngạt thở, thấy mình bị chôn sống. Còn tôi, tôi mơ thấy ma thuốc độc, mơ thấy những rừng già trên sơn Ngọc Bờ Biêng bị bọn

Mỹ biến thành những đại ngàn củi khô. Hồi đó, suốt mấy tháng ròng, ngày nào cũng vậy, bầu trời Ngọc Bờ Biêng luôn hiện hình những chiếc Caribou C123 chậm trườn theo các sườn núi, từ từ và kỹ lưỡng thả ma độc tới ốt rừng xanh. Nhưng vào ngày đầu tiên, giờ đầu tiên chúng tôi không kịp hiểu là bọn Mỹ giở trò gì, không ai biết điều kinh khủng gì đã xảy ra. Tiếng động cơ ừ ừ uể oải của máy bay vận tải chẳng làm ai lưu tâm. Khu rừng đại đội chúng tôi trú đêm mặc dù là rừng tha nhng ẩn mình kín đáo trong một cái thung nhỏ lọt sâu giữa bốn bề núi cao, phi pháo khó lòng nện trúng. Song linh cảm về một sự bất trắc buộc chúng tôi phải rời vũng. Mặt tôi lạnh lạnh ẩm ớt. Những hạt nước li ti, cay cay, bám trên mi mắt. Tôi vuốt mặt, dụi mắt, chạt vật ngồi dậy, ngáp dài, chờ dẫn bác ra khỏi vũng, toàn thân mỏi dừ, mệt nhọc khác thường. Tiếng máy bay không còn ngay trên đầu nữa nhng vẫn từ đâu đó xa xa ừ ù vọng tới. Lòng rừng mờ mịt song mù. Tuy nhiên, không phải song. Có lẽ là khói, nhng là một thứ khói ớt nhợt và

đặc sệt. Các mái tầng che trên những cánh vũng đều ớt ẩm hơi nước và dính đầy lá rụng. Tóc tai, mặt mày, vai áo, lng áo của tôi cũng vậy, ớn ớt, khó chịu. Những ngời khác cũng thế. Lính trắng ngấm hơi nước nom ỉu xiu. Tôi đã bàn tay lấm tấm những hạt nước lên gần mũi. Chẳng thấy mùi gì cả. Nhưng tại sao trong không khí lại ngán ngát một mùi gì là lạ, tựa nh mùi nước bị ối khói. Tôi ngóc lên, nhìn. Rừng đang đổ lá. Mái rừng tróc từng mảng rộng, lở ra, rụng xuống nh bị lột da. Không một phẩy gió, cây cối bất động vậy mà tôi tả chẳng khác nào đang trong một trận động rừng. Một trận động rừng cảm lạnh, lay chuyển ngàn cây nhng mà lại im phăng phắc. Lá, hoa, quả và cả các cành con nữa trút nh ma song không một tiếng xào xạc. Chẳng phải lá vàng chẳng phải lá xanh, lá to lá nhỏ tất cả đều là những xác chết thâm xít và nhàu nhĩ nh bị vò. Cỏ dới đáy rừng cũng đang rũ chết, ngã dẹp xuống và đã bắt đầu biến màu... Trớc đó, cũng nh sau đó, dọc đường chiến tranh, tôi đã trải qua những tình thế còn bội phần

ghê sợ hơn. Tuy nhiên ám sâu nhất vào tâm trí tôi đến trọn đời vẫn là cảnh tượng thiên nhiên bị bọn Mỹ giết hại một cách rừng rợn nh thế trong cái tháng Mầu Da Cam ấy.

Cho nên, tôi cũng thông nằm mơ thấy những tên Mỹ. Không phải tất cả những âm hình trong mơ đều là anh em đồng đội. Có những giấc mơ thật kỳ lạ, trong đó chỉ toàn gặp những bóng ma quân thù. Chúng lững thững đi xuyên qua tòng, êm nh ru bớc vào phòng, lợn sát đầu giường tôi nằm. Phần đa chỉ nhè nhẹ diều phốt qua, nhng cũng có vài bóng nấn ná dừng lại, hé cửa màn ra, và phà hơi thở lạnh toát, cúi sát xuống, nh thể muốn nhận mặt tôi. Cho đến tận bây giờ, ngay sau lng tôi, cái chết của những kẻ thù đó còn nằm mắc cả lại đấy tại chính những thời điểm mà chúng đã bị tôi bắt gặp. Chúng đã gặp phải tôi trong tầm đạn tiểu liên. Thông là không kịp nhìn rõ mặt, nhng số phận chúng tôi vẫn còn

kịp mãi mãi quen biết nhau nhờ vào cái tích tắc nháy cò, tôi nhanh hơn chúng và chúng chậm hơn tôi.

Tên Số Một, tên Số Hai, tên Số Ba, tôi đặt tên cho chúng nh thế. Hạ đọc một tên, tôi dùng mũi dao găm khắc một vạch lên báng súng. Khẩu súng của tôi, một khẩu tiểu liên sản xuất năm 1966. Số súng 0239466. Khi tôi đọc phát, nó là một khẩu súng còn trinh nguyên. Nhng cha trọn một mùa khô, trong tay tôi, nó đã là một cỗ máy khét lệt, với những vết khắc nham nhở trên báng gỗ.

Trước đó cũng nh sau này, không có thứ đồ vật nào đọc tôi sử dụng thành thực cho bằng cái khẩu AK47 nhá đạn nhanh nh chớp ấy. Dính phải đạn AK sợ ngời rần căng ả núp chắc chắn sau mũ sắt cũng chỉ còn là quả da bở. Cả bộ mặt hay là già nửa bộ mặt văng tung toé. Những tên Mỹ cao lớn là những mục tiêu lộ lộ. Đạn chọc vào lng, phá ra làm vỡ toang lồng ngực. Máu ộc

chảy và ngồi chết nh là đập dềnh nổi lên trên cái ao máu của chính mình. Tôi lấy chân hất ngửa cái xác nh lật một tấm nệm. Vết thương kinh khủng. Cả một đồng thịt bị đào lên. Những mảnh vụn xôm xộp của buồng phổi dính bết trên đám lông bụng bầy nhầy máu. Ngồi chết rất to béo, da thịt núc ních, trắng ớn, lồi xôm lông lá, nhng còn trẻ măng. Gông mặt không bị dây máu nom non nớt, đôi mắt mở to, xanh biếc. Có lẽ đây là màu da trời nơi quê hương y vào tiết tháng T cuối xuân đầu hạ này. Y đi sau cùng đội hình hàng dọc của toán tuần tra ven đồng 19. Cởi trần trùng trục, súng đeo xệ bên vai, nòng chúc xuống, trẻ nai, y vừa đi vừa huýt sáo, thỉnh thoảng gảy mũi giày đá nghịch những hòn sỏi trên đồng. Khi y vừa đi ngang qua, thì tôi, ngồi phủ kín lá nguy trang, từ một bụi mâm xôi ở chân đồi ven lộ, đứng phắt dậy, nháy cò, nhả " pâm- pâm " một điểm xạ hai phát làm hiệu lệnh. Những tên khác trong tiểu đội của y còn kịp phản ứng, nổ súng chống trả rồi mới bị giết, nhng y thì chết tức khắc. Lính Mỹ thông chết

nh vậy, xuất kỳ bất ý, bất đắc kỳ tử. Lúc đang ngủ say, một quả lựu đạn lăn vào lều bạt. Khi đang quì trốc công sự cầu nguyện vào buổi sớm mai. Đang châm một điếu thuốc. Đang quàm quạp nhai kẹo cao su. Đang đa bình tông lên miệng. Cả trung đội đang trần truồng nô nghịch tắm táp dưới vòi nước phun xối xuống từ trực thăng, một tên bỗng khựng ngồi, đầu gối gập lại nh bị đất nuốt. Thậm chí không nghe thấy cả phát súng bắn tỉa. Thân chết của quân Mỹ vô hình vô ảnh.

Ngay sáng đầu tháng Năm, còn chốt trong sân bay Tân Sơn Nhất, tôi đã biên gấp một lá th gửi ra Hà Nội báo tin còn sống. Nhng cứ nh là đang trong thời chiến, mãi cuối tháng 10 sắp đọc ra quân đến nơi rồi tôi mới nhận được th nhà. Không chỉ là th. Quân bu trao cho tôi hẳn một bu kiện nặng ký rồi, của mẹ. Nhng, khi mở ra thì thật không thể tin nổi. Gói quà đã đọc gửi đi từ tận đầu

mùa hè năm 73. Cả trại an đông truyền nhau xem cái gói quà từ quá khứ ấy. Nó đã truân chuyên qua bao nhiêu tháng ngày, lu lác qua hai thời đại. Mẹ tôi đã bao gói rất kỹ. Hai lợt ni lòng dày, một lợt giấy xi măng. Song ngàn dặm mùa khô đồng Trùng Sơn lụi trong lửa, mùa ma thì sinh thối, rữa nát dối bùn sâu, th mẹ chẳng còn chữ nào đọc được, kẹo chảy nóc, thuốc lá mốc meo, bánh bích qui vữa ra, chỉ có kim chỉ, đá lửa, dầu cao con hổ là còn dùng tốt và sẽ là vô cùng quý giá nếu nh đang trong chiến tranh.

Trong chiến tranh, có lần, vào cuối mùa ma, xác của một người lính quân bu từ vùng núi cao phía tây đã xuôi theo dòng lũ sông Pô Cô trôi về, tấp vào một bãi lau gần chỗ đơn vị tôi trú quân. Thi thể anh bị đạn đại liên khoan toác ra những lỗ thủng lớn. Anh chết đã nhiều ngày, thân thể ngâm lâu dối nóc đã biến dạng và bị cá rửa tung toé. Có lẽ anh bị trực thăng vô khi đang vọt qua một đoạn suối nào đó trên thượng nguồn. Cái bông

vải dù chạt cứng th bám trên lng anh lỗ chỗ vết đạn. Th từ chảy nóc, ớt nhoẹt màu mực và màu máu. Ngay những bức th không bị đạn xé thì địa chỉ và tên tuổi trên phong bì cũng đã bị nóc gột đi hết, chỉ còn mờ mờ dấu vết cái triện màu đỏ của bu điện các tỉnh ngoài Miền Bắc. Đành phải để tất cả những lá th vô chủ ấy đợc chôn theo thi thể của người lính quân bu vô danh. Từ đó tôi không viết th về nhà và cũng dứt khoát không bận lòng mong ngóng th nhà nữa. Th từ của lính lành ít dữ nhiều, tôi có cảm giác thế. Ngay cả khi đã hoà bình rồi.

Cùng đợt tôi nhận được gói quà của mẹ, trong phòng còn có Quang cũng đọc th. Mặc dù Quang rất chăm viết th nhng cũng giống nh tôi đến mãi bấy giờ anh mới đọc hồi âm. Song lá th cho anh hay một cái tin rất tệ. Vợ anh đã bỏ nhà theo trai. Cô ta tăng tịu với một gã thuỷ thủ đồng sông, đến nỗi mang bầu nên phải bỏ làng bán xối theo gã vào Nam ngay sau ngày hoà bình.

Bị phải cái tin đấng ngài ấy, Quang tỏ ra bình tĩnh. Anh thông cảm với vợ. " Lấy nhau mới đọc có bảy ngày là tớ lên đồng đi Bê. Nh vậy là cô ấy đã phải vò võ chịu đựng những mười năm giờ có lẽ chứ nào ít ỏi gì đâu, thế mà sức ngài thì có hạn - Quang điềm đạm lý giải một cách phân minh - Thêm nữa nhà tớ lại kê ngay một bên sông nhộn nhịp, tứ xứ thuyền bè qua lại, sự thế nh thế tất phải xảy ra. Trách ai đọc bây giờ. Thôi thì sự đã vậy thì đành vậy, tớ chẳng thiết !". Miệng anh nói vậy nhng bụng anh nói khác. Đêm đêm, giữa canh khuya, Quang chỉ toàn nằm mộng thấy kẻ bội bạc, anh nấc lên tên cô ta và vừa rên ừ vừa nói lảm nhảm. Có đêm tôi nghe thấy trong màn anh vắng ra tiếng khóc thút thít sụt sịt. Vợ chồng anh cha có con, nhng có tới một nửa những thứ trong ba lô của anh là đồ chơi. Còn lại là quà cho vợ. Thỉnh thoảng chúng tôi vẫn thấy anh loay hoay hết dỡ ra lại xếp vào, những xấp vải và những cuộn len, những mớ đồ lót mỏng manh lụa là có viền đăng ten, rồi những lọ nước hoa tí xiu, những vốc

hạt trai, hạt còm, những vòng đeo tay, đeo cổ lỏng la lỏng lánh. Anh chẳng trà, chẳng thuốc, chẳng uống rượu, để dành đọc cả một cục tiền. Và ngày ngày anh bỏ thật nhiều thì giờ cặm cụi ngồi viết cho vợ những bức th thật dài, gần nh là mỗi ngày một bức, nhng không gửi, tồn lại thành một xấp dày. Cho mãi tới buổi chiều tróc hôm từ già chúng tôi để lên đồng về quê, lẳng lẳng Quang mang xấp th ấy đi xuống bờ sông, lần lượt gỡ từng bức ra ngồi đọc lại, đọc đi đọc lại, rồi chậm rãi xé nhỏ, rắc xuống nước, nh thể thả mỗi nuôi cá. Những mảnh tình cảm nát vụn xuôi thành một vệt trắng trôi ngang qua chỗ tôi và Tú buông câu. Nhiều mảnh vớt vào phao. Tú bảo :

- Thật đúng là những bức tình th gửi cho cá chép

Hôm ấy, đọc một buổi chiều bỗng nhiên tạnh ma, trời quang mây, thế gian hừng nắng, tôi và Tú bỏ chơi bài, mò ra sông ngồi câu. Vùng dong ló ra trong trời chiều.

Không gian tràn ngập những đợt sóng vàng lấp lánh lan theo chiều gió, trải từ tây sang đông. Các đồng chân trời đồng nhọc nổi rộng ra. Khắp nơi, cuộc sống thanh bình muộn màng trôi dạt trong buổi hoàng hôn thoáng đặng, dới gầm trời tự do. Tôi nghe thấy tiếng thở dài khoan khoái của dòng sông. Chiều hôm nay mùa khô tựa hồ đã áp sát bờ bên kia. Mây mù bao ngày tan đi, mặt nước nhọc sống lại. Bên kia sông, phía trời xa, thành phố vĩ đại bám đầy nắng chiều và hơi ẩm đang chậm rãi xoay mặt về hóng vùng dơng đang từ từ xuống thấp. Dọc con lộ ngang qua đồng trống những chiếc xe vận tải trông nhọc đang bay lơ lửng trong sông.

Ngồi cả buổi chẳng câu được gì nhng tôi và Tú chỉ quay về khi nhà ăn thúc kẻo báo giờ cơm. Tiếng dùi sắt đập vào vỏ gang của quả bom cam vang dội, lan xa trên mặt sông bát ngát chiều tà. Đi qua chỗ Quang đang ngồi ngây lạng tôi kéo anh cùng về. Tú nói đùa:

- Ngày mai tới phiên anh được ra Bắc rồi vậy mà hôm nay định trâm mình hay sao thế, anh Quang ?

Ngồi Quang gầy nhom, võ vàng, lng gù gù.

- Tớ cha định về quê - Quang nói - Tớ còn phải đi tìm cô ấy. Tớ !Bsẽ đi khắp mọi miền, sẽ đi tìm dọc theo các con sông. Khó khăn đến thế nào tớ cũng sẽ gặp được. Với lại bây giờ đã mùa khô rồi, sẽ đỡ khó khăn hơn.

- Phải rồi, đã mùa khô...

Khi mùa khô đến, tình thế nhất định sẽ phải khá lên, ấy là niềm hy vọng được lặp đi lặp lại đã trở thành nhọc là một thói quen, hoặc có thể nói, nhọc là một tín hiệu của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lính đã trải nhiều năm chiến trờng. Mùa ma âm u dẫu dài bất tận nhng rồi cũng đến lúc phải ngưng. Và thế là cùng với vùng dơng rực rỡ, cùng

với khung cảnh nắng ráo, lòng ngời lại trỗi dậy niềm tin từng quen thuộc rằng mọi sự sẽ tốt đẹp lên và cuộc sống sẽ lại bắt đầu đối ánh mặt trời.

Lần đầu tiên sau non nửa năm sống chung buồn với nhau ở trại an đông, tôi thấy Quang không ủ rũ. Buổi tối hôm đó, trong cuộc nhậu chúng tôi tổ chức để tiễn anh, anh uống nhiều, và dòng nh bội phần hăng lên.

- Tớ đã ngấm kỹ rồi. Mai mốt khi đã tìm được nhau, vợ chồng tớ sẽ ở lại luôn trong này chứ không trở ra Bắc, - Anh mơ mộng - Trong Nam này, đất đai đồng ruộng vô vàn, sông hồ cũng mênh mông bát ngát, lo gì không chốn nương thân. Với lại, người dân trong này hợp tính với lính mình. Họ không cổ hủ, đung không. Và họ rất rộng lòng...

Hôm sau, Quang khoác ba lô rời trại song không lên ô tô mà một mình cuộc bộ. Và không đi về phía thành

phố, không đi lên hống bắc, chậm rãi anh đi xuôi dòng sông, lảng lảng bắt đầu cuộc rong ruổi dòng trường đi tìm lại người thân yêu thuở xa và đi tìm miền nương thân mới.

Mấy bữa sau đến lượt Khong. Rồi Tú. Trại an đông vẫn dần. Không có nhiều những ốc hẹn gặp lại. Lặng lẽ chúng tôi xiết chặt tay nhau, nhìn vào mắt nhau thăm an ủi và động viên nhau lần chót. Chúng tôi đã từng đông đảo biết bao và hùng mạnh biết bao. Và chúng tôi không phải chỉ là một đạo quân, chúng tôi còn là cả một sự nghiệp lớn lao, một sự đồng lòng vĩ đại. Giờ đây, mỗi người mỗi ngã, bèo dạt mây trôi, song lòng dạ không đổi thay, lý tưởng chiến đấu cháy bỏng suốt thời trai trẻ sẽ còn sáng mãi đến trọn đời anh em chúng tôi.

Trước hôm rời trại ít lâu, tình cờ tôi đã gặp gặp Loan, người bạn gái cùng phố và cùng lớp ngày xa. Cô vận quân phục, hàm thiếu úy quân y, tóc cắt ngắn, ngồi gầy tốp, xanh tái, mang súng ngắn và xà cọt theo tháp tùng một vị tổng thầy thuốc. Tôi đứng ở cửa phòng, nhắc thấy ai đó có nét tựa nh Loan giữa đám quan khách vừa từ ô tô xuống đang đi ngang qua sân trại, liền gọi liêu lên: " Loan! Loan sữa " ! Vậy mà đúng là Loan thật. Cô giật mình, đứng sững lại. Nhận ra tôi, người Loan nh run lên, mặt nhợt đi, môi lấy bầy một nụ cười yếu ớt. Tôi mời Loan vào phòng. Đến hôm đó quân số của phòng còn lại có một tôi. Căn phòng trống vắng và có vẻ gì nh âm u. Tôi mở toang các cửa ra, và quơ gọn màn chiếu vào góc lấy một chỗ ở đầu giường cho Loan ngồi, rồi tôi pha trà, tôi bày bánh kẹo lên bàn. Bàn kê cửa sổ, trông ra vồn. Gió chiều nhẹ thổi, phảng phất hương thơm và tiếng lá rì rào. Loan bảo là đã bao năm rồi mới nghe có người gọi tên cô lên kèm với cái biệt danh thuở học trò, cái biệt danh ngọt ngào và thân ái nh vậy

mà buồn cời làm sao hồi ấy cô lại luôn luôn coi nó là một lời chế nhạo tai ác của bọn con trai trong lớp. Bây giờ thì trái lại, nó làm cô muốn khóc. Chỉ có điều bây giờ có lẽ chỉ còn đọc một nửa của Loan " sữa " ngày ấy, mà cũng có thể là chẳng còn gì, Loan bảo thế. Còn bọn con trai tai ác ngày ấy, cô nói, thì giờ đây nào biết ai còn ai mất.

Trong khoảng thời gian ngắn ngủi một tiếng đồng hồ, khi vị tổng của Loan đi thăm suốt lượt khu trại, Loan và tôi ngồi cạnh nhau, bên ô cửa sổ rộng mở, ký ức dạt dào và chứa chan hoài cảm, chẳng khác nào cặp uyên-ong của một mối tình già đang chậm rãi chuyện trò và sỏi nắng. Không để ý đến thời khắc hàn huyên đang trôi qua chóng vánh, chúng tôi mãi mê trò chuyện với nhau về khu phố, về trường Bưởi, về lớp 10 C và về những người bạn thuở thiếu thời, một lứa bạn bè mà nh Loan nói là đã cùng nhau trưởng thành lên trong hầm trú ẩn và đã cùng nhau hy sinh ở chiến trường.

Sau Tết năm Quý Sửu 1973, Loan kể thế, năm hoà bình ở Miền Bắc, ngay trốc ngày nhập ngũ Loan đọc dự cuộc họp mặt của các học trò cũ lớp 10 C tổ chức tại nhà cô giáo chủ nhiệm. Trong buổi hội lớp ấy, cánh con trai chỉ có mỗi mình Khoa " cô chiêu ", mới tốt nghiệp đại học văn khoa ở Liên Xô về, còn thì toàn bọn con gái. Thành thử không khí của buổi hội lớp nặng nề ngậm ngùi. Vui tưng bừng sao được khi mà một lớp học vắng mặt đến quá nửa, và nhất là hể cứ hỏi đến ai trong số những người vắng mặt thì lại phải nghe trả lời rằng người đó đã hy sinh, hoặc hình nh đã hy sinh, hoặc từ lâu rồi không tin tức. Tin tức về các bạn trai của Loan ở những lớp 10 khác cũng vậy, và cả ở khu phố nữa. Cho tới hôm nay tôi gần nh là người duy nhất trong đám bạn bè con trai đã ra đi ngày ấy mà Loan còn gặp lại.

Thực ra, ngoài tôi, Loan còn gặp được một người nữa cùng phố, tên là Hải. Hai người gặp nhau tại trạm phẫu

tiền phong mặt trận Thợng Đức, mùa ma năm 1974. Trước khi vào chiến trường, Hải là công an hộ tịch ở khu phố nên thoáng thấy Loan là anh nhớ ra ngay, nhng Loan thì trốc đây không hề biết Hải, mà dẫu có từng biết cũng không tài nào nhận ra. Hải bị thương rất nặng, ngồi nát dập ra, cả khuôn mặt cũng vậy, chỉ còn chừa đôi mắt, mở to, ráo hoảnh, ngồi lên vì đau đốn. Sau cuộc giải phẫu, khi đã tan thuốc mê, đau đốn tột cùng, vậy mà Hải lại cực độ tỉnh táo. Suốt đêm, trong căn hầm hậu phẫu, Loan không một lúc rời Hải, cô cùng anh thao thức chờ đón bình minh. Ngoài hầm ma rừng nh thác đổ và tiếng đại bác nổ khi cấp tập khi cầm canh. Hải bảo Loan nằm xuống bên cạnh, anh bảo cô luôn tay dới gáy anh để anh đọc nằm gối đầu lên tay cô. Hải chết lúc tảng sáng, nhng sau khi đã chết người anh không cứng ra và không lạnh đi ngay, mà còn lu mãi hơi ấm cho đến lúc Loan gỡ mình khỏi thi thể của anh.

Tôi nhẹ nắm bàn tay Loan. Bóng chiều êm ả và những kỷ niệm nặng trĩu khiến hai chúng tôi nh nh mê mẩn dần đi trong nỗi đau buồn và tình thân ái. Mãi đến khi ngoài sân còi ô tô đã bấm inh lên gọi Loan, chúng tôi mới nh sực tỉnh. ánh hoàng hôn hồng rực lửa qua ô cửa sổ, tràn ngập căn phòng. Ngoài vờn cây gió chiều lộng thổi, dào dạt sóng lá. Tôi giữ lấy tay Loan, nín chặt.

- Đứng, - Loan nói, thăm thì, nhè nhẹ rút tay ra.

Lặng lẽ chúng tôi ngả vào nhau, rồi lặng lẽ dứt khỏi nhau. Loan chạy vội ra xe, còn tôi đứng lại trong phòng.

Hai hôm sau tôi nhận tờ lệnh giải ngũ. Vĩnh biệt cuộc đời bộ đội. Tôi ra đi lúc hùng đông. Mặt đất ẩm ướt bấp bùng dối chân. Từ cổng khu trại an đông mà ở trong đó giờ đây đã chỉ còn là những dãy nhà gần nh trống vắng vẫn thông thả vang lên hồi kèn báo thức quen thuộc

của nhịp sống quân ngũ mỗi ngày. Tiếng rền của quả bom cam bắt đầu sự trở mình thức dậy của phong cảnh vùng ven sông.

Nắng loé chếch vào tận mặt, tôi sụp vành vành mũ cối xuống và rảo béc. Mùa khô mới đó mà nh thể đã đến từ lâu trên miền ngoại ô mù mịt bụi, trên những trục đường cần cỗi, thẳng đuột, không có lối rẽ còn rải rác xác xe tăng, trên những nghĩa địa ven đồng, trên mái những dãy nhà kho và xống máy đã bị lột hết tôn lợp, trên các tấm pa nô quảng cáo ăn đầy vết đạn liên thanh, trên nóc nhon những ngôi nhà thờ nhem nhuốc vùng ven thị, trên các bờ tường sứt lở, các cổng gạch đổ xiêu, trên những cánh cửa kính vỡ nát, trên những bãi chợ và trên sân các xa cẩu đang dần dần tấp nập trở lại. Cõi trời Nam sau công cuộc Thống Nhất đầu còn nửa hoang tàn nhng đã mở ra biết bao nhiêu là triển vọng huy hoàng của tương lai xán lạn. Chặng đường đi tới tương lai còn xa với với nhng mà tuổi đời của hầu hết anh em chúng tôi

những chiến binh của các s đoàn chiến thắng còn d đủ
để đọc sống tới ngày chạm tay vào tương lai tốt đẹp.

Chỉ có điều, khi đã mang nặng trên vai dĩ vãng chiến
tranh nặng nghìn năm tuổi thì dù còn đang trẻ đến đâu,
đối với chúng tôi phần đời đáng sống nhất đã sống rồi.
Nếu rồi đây không may phải sống đời bất hạnh thì
chúng tôi sẽ tự nhủ lòng rằng không sao cả bởi có thấm
thía gì đâu, bởi có nỗi khổ nào của ngày hôm nay sánh
bằng những đau khổ đã trải qua trong chiến tranh, và
trái lại, mai đây dù đọc sống sung sướng tới thế nào
chúng tôi cũng biết chẳng hạnh phúc nào bằng hạnh
phúc ngày đã qua. Chiến tranh và đồng đội, ấy là tình
yêu của chúng tôi, lớp trẻ trở thành lên trong hầm trú
ẩn và làm nên ý nghĩa cuộc đời mình trong trận mạc.

刻舟求劍 Khắc Dấu Mạn Thuyền

夏露 / 譯
Translated by XIA Lu

我這一生，也算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但去首都河內的次數卻極其有限。印象中，總共就去過四次，一次是小時候，一次是抗美戰爭時期服役時，然後戰爭結束後又去過兩次。所以，我對河內的印象並不深刻，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市中心的還劍湖以及著名的龍編橋外，我大概就只對草市火車站和其中一條通電車的街道略有記憶。然而，奇特的是，那一條街道給我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每當我閉上眼睛回首往事時，腦海裡總浮現出那街道的模模糊糊的影子，感覺那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就像曾經長久生活過的一片最親愛的土地，靜靜地融進了我的生命裡。這彷彿是一種毫無來由的愛戀，一種說不清的情懷，一種十分飄渺的感覺，又像是我青年時代的一股揮之不去的淡淡憂愁。如今，雖然我的青春早已和戰爭一道留在了記憶深處，可那些往事，包括那天的風聲、雨聲和樹葉飄零的聲音，都還時時縈繞在我的生活裡。

時光飛逝，在那條街道上發生的故事，距

今已經整整二十年了。那時的河內啊，與現在相比，簡直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啊。

那天，我開車送師長從廣治省的戰鬥前線，前往首都附近參加司令部的會議。當我們抵達的時候，處於美軍狂轟濫炸之中的河內到處都是敵機投下的炸彈。看來這場戰爭真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大決鬥。在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戰況下，我是不敢奢望借出差之機回一趟老家的。我只想盡快把幾個在前線的河內籍戰友的信送出去。我要把他們的信親手送到各自的家中，這樣還可順便把他們家人的回信或相關信息帶回部隊，好讓他們放心、開心。上級批准我在聖誕節那天去送信，且命令我必須在零點前返回報到。

那天我趕到河內市區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天下著雨，雖然只是淅淅瀝瀝的小雨，卻下個不停，令人不免惆悵。整個城市都籠罩在這冬雨裡，屋頂、街道、樹木全都是濕漉漉的。路上行人都是步履匆匆，車輛也跑得飛快，衍

佛慢一步都會有危險似的。

雖然不熟悉路線，可懷揣著九封家書，我起初一點都沒有擔心。我天真地以為那些家書就是我的地圖，只要我順利找到一個戰友家，那麼就可以通過他的家人幫我指路，接著送往下一家。可誰曾想到，那一天，好像全河內的住戶都鎖上門逃難去了。我連半個戰友的家人都沒有見到，最後我不得不按照地址苦苦尋找，把那九封信從他們各自老家的門縫裡一一塞進去。

待我送完最後一封信，天已經黑了。雨依然不停地下著，長長的街道格外冷清，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只有幾處路燈光搖曳著昏黃的光芒。我好不容易碰到一個穿著蓑衣的民兵，向他打聽望地的路，他熱情地帶著我走了很長一段路，直到把我送到一個丁字路口才離開，臨分手時他指著路邊的電車軌道告訴我，只要一直沿著它旁邊的人行道走，就能到達目的地。

漆黑的雨夜，寒風刺骨。我把帽子壓低，又豎起衣領，依然擋不住這風雨的侵襲。夜雨中的河內，那密集的房屋就像原始森林一般荒涼，又像深淵一般深邃。只有那兩條電車軌道還閃著一絲光芒，像是穿越這片漆黑昏暗的唯一路徑。我孤身一人，低著頭，麻木地向前走著。周圍沒有一個人影，街上也沒有一家店鋪。雨夜是這樣的陰冷，而我早已飢腸轆轆。沒多久，我就渾身凍得哆嗦，身上的關節疼得就像散了架，隨時可以掉下來一樣。來之前我在戰場上就有些發燒，此刻好像重新發作了。我只感到全身冰冷，起滿了雞皮疙瘩，不住地打寒顫，頭暈起來，兩腿酸軟無力，站都沒法站穩。可是，還得強撐著身子往前走。陰冷潮濕的夜幕好像凝固了一樣，我什麼也看不見，就那麼踉踉蹌蹌地往前走，有好幾次險些撞上停靠在路邊的電車上。

後來，我深一脚淺一脚地走上人行道，跌跌撞撞地摸到一個屋檐下，倚靠在一扇緊閉的門上。那時我凍得牙齒都不停地打顫，實在是

站不住了，無力地滑倒在一個三級台階上。台階上滿是雨水，冷如寒冰。我半坐在上面痛苦地呻吟，不久連呻吟也沒有力氣了。身體止不住地顫抖，渾身冰冷得就像一具屍體。當時我的腦子雖然麻木，卻還是有意識的。我猜自己是得了重病，很快要死了。我想起那些得惡性瘡疾躺在了叢林裡再也沒有醒來的戰友，也許我也是得了那種病，可我卻要坐著死在這裡，像一塊石頭蜷縮在陌生人家的門前。一定是這樣。

頭頂上，被轟炸過的屋檐已經支離破碎，在寒風中發出簌簌的顫動聲，而雨也一直在下。在這風雨交加中，我原本早已濕透的衣服再一次被雨水淋濕。吸著涼氣，我的頭開始眩暈起來。我意識到必須用盡平生力氣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否則必定是等死。但我實在沒有力氣站起來，身體怎麼也不聽使喚。彷彿我的力氣像打破了瓶底的水一樣急速下瀉，很快耗竭殆盡，整個人慢慢地跌倒在地上。就在此時，我聽到身後嘎吱一聲，彷彿是開門的聲音，但

由於混身無力，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然後，隨著一陣更強的眩暈襲來，我感覺全身軟綿綿的、輕飄飄的，又像是一聲長嘆，一聲輕輕的搖籃曲把我帶入了夢中。

時光好像靜止不動了，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才慢慢地睜開眼睛，朦朧中發現自己眼前有燈光搖曳。那時，我的身體仍然是輕飄飄的，精神還很恍惚；但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是在做夢，而是躺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了。房間的牆壁估計先前刷過石灰，但因為時間久遠，有的地方已經脫落。房間裡很黑，瀰漫著一股濃郁的樟腦味兒。我輕輕地挪動了一下，身下的竹床便吱吱作響。周遭的一切是如此安靜。我頭靠著枕頭舒舒服服地裹在被子裡享受著這寧靜而溫暖的時刻。接著我翻了下身，看到屋角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著一盞小小的油燈，此刻正默默地發出昏黃的亮光。桌上還有一隻小鐘，滴滴答答地不知疲倦地走著，在空寂的夜裡，那響聲顯得格外大。我突然想到歸隊的時間，嚇了一跳，難受地呻吟了一聲。

「啊！你……」隨著一隻溫柔的手貼到我的臉頰上，一個輕柔的女聲在耳邊說，「哎喲，你終於醒了，擔心死我了……」

那一刻，我的心跳好像停止了，又好像跳得亂作了一團。我一臉茫然，心想：到底發生什麼事了？這姑娘是誰？

「我……」愣了好久，我才張開口，可舌頭卻像打了結一樣，磕磕巴巴地，什麼也說不出來，「我這是在哪兒，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我家啊。」姑娘說著，又用手輕輕試了一下我的額頭，「你是我的客人啊。」我深呼一口氣，努力地定下神來，然後吃力地把身體轉向她。可姑娘背對著光坐在床邊，我只能看到她的雙肩和肩上垂下的一頭長髮。

「你還有點燒呢，不過，已經好多了。總算醒過來了，如果總是那麼昏迷就太令人擔心了。一開始你可把我的魂都嚇掉了。」

「糟糕！」我不安地說道，「早過了返回部隊的時間了！我，我得趕緊走。」

「哎呀，你哪裡也不能去啊。你現在這麼虛弱，要是到外面再受寒就更危險了。況且，你的衣服還在爐子上烘著呢，現在還濕得很，根本穿不了。」

「啊？」我慌了神，突然清醒了，下意識地把手摸向大腿和胸部。突然間整個人都傻了，羞得恨不得縮成一團，因為棉被下的我整個就是一絲不掛！

「我去廚房給你盛粥吧。」姑娘輕輕地從床邊站了起來，用一種坦然的語調平靜地說道，「我放了另外一套衣服在枕頭邊，你湊合著先穿吧，也是軍裝呢。」

說完那些，她轉身走向門口，摸黑往廚房去，把油燈留給了我。我掀開被子，坐起身來，被窩裡散發出一股濃烈的風油精的味道，嗆得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我趕緊穿上那套衣服。那是一套絲質軍裝，還很新，我穿著也很合身。衣服上還散髮著樟腦丸的味道。此刻，我雖然全身疼痛，頭腦發暈，耳朵也嗡嗡作響，但穿上了體面的軍裝之後，感覺自己好像又煥發了生機。

這時她也端著粥走進來了，我雖然疲憊不堪，但鼻子還很靈，在她進屋前就聞到了熱粥的香味。她走路的樣子十分輕盈，只聽見一雙木屐在木地板上輕輕的敲打聲。她到桌前把托盤放下，把燈芯擰高了一些。

「雨停了。」她說道，不知為何她又長嘆了一口氣。我靜靜地望向她。在這昏暗的小屋裡，眼前這個陌生的女孩看起來是這麼美妙、這麼溫柔，簡直如同夢幻一般不敢讓人相信。可是，她的臉龐、雙眼、雙唇，又都真真切切地呈現在我的眼睛裡，雖然我當時沒來得及把她看得更清楚些。

當我正痴迷地望著她的時候，剎那間，一種聲音突然響起，還沒來得及眨眼，甚至沒來得及害怕，一聲巨響划破了寧靜的深夜，那聲音令人驚魂不已。是敵人的噴氣式偵察機飛過來了！雖然只有一架而已，但卻足以令人驚慌失措。緊接著，河內市中心的房屋上空突然划過一道閃電，敵機飛掠而過，聲音震耳欲聾。我們兩人默默地呆在房間裡，如死一般寂靜，連油燈都彷彿屏住了呼吸。

「好像飛過去了，」她苦笑著小聲說了一句，聲音都顯得有點顫抖，「可能它只是來嚇唬我們一下吧。」「嗯。」我說，「這不過是一架偷偷摸摸的偵察機罷了。別怕。」

我努力想讓她鎮定下來，還想告訴她沒什麼可擔心的，可是，防空警報突然響起來，打斷了我的話。雖然這些日子早已聽慣了警報，心理也有準備，但這警報聲還是讓我很緊張，心都涼了。因為那天的警報是有史以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讓我覺得死神即將到達。「B -

52，B - 52，B - 52……B - 52 正在飛近。」廣播裡正在緊急播報，「B - 52 距離河內只有 90 公里了……現在只有 80 公里了！」

「是該死的美國佬！」我說，「他們馬上要靠近河內了！剛剛那架飛機是來探路的。」

「嗯。又是 B - 52，恐怕又一個晚上沒法睡覺了。」

「咱們必須到防空洞去！」我掩飾不住強烈的不安，「美國佬馬上飛來了，快走！」

「可是，你身體還很弱啊，現在覺得怎樣？」她長嘆了口氣，年輕漂亮的臉上寫滿了擔心，「外面太冷了。」

危險臨近的感覺刺痛了我，我的嘴巴覺得乾燥，喉嚨也緊了，心裡七上八下地打鼓，咚咚地跳個不停。我對這種感覺太熟悉了，一定是大禍臨頭了。一直以來，我的感覺從沒有欺騙過我。

「你得先喝點粥才行。趁熱喝一點吧。」

「不！」我的聲音完全沙啞了，「還管什麼熱啊涼的。來不及了！炸彈就要落下來了，它們會像地毯一樣鋪滿這裡！」

「你怎麼知道？」她驚訝地問。

「我鼻子一聞就知道了！快走，到防空洞去！」我幾乎是吼叫道。

我的緊張使她變得驚恐起來。她吹滅了油燈，迅速抓著我的胳膊把我拽出屋子。她氣喘吁吁地跑著，腳下的木屐急促地敲打著地板。我們跑下樓梯，又跑過一條潮濕的狹長走廊，最後才跑到了大街上。那時，雨已經停了，在恐怖的氣氛裡，夜幕好像被拉開了一些，變得明朗起來。在路中央，一輛電車像擱淺的船隻一樣一動不動地停靠在那裡。

人行道旁有不少用水泥砌成的私人防空洞，在夜晚的路邊彷彿張著黑壓壓的嘴。

「咱們到公共防空洞去吧！」她瞅了一眼，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這些圓洞，我不敢下去，從來沒下去過。底下都是水，很嚇人。」

「你又來了！」我喝斥道。

「公共防空洞就在前面嘛。再說那裡人有些，大家在一起沒那麼害怕。」

我只好跟她一起逆著風飛快地向前走。那時，全城的人似乎都藏到地下去了。地面上是死一般的寂靜，只剩下我們兩個孤零零地在恐慌中疾步向前。時間也像被吞噬了一樣，一秒一秒地流走，而偏偏腳下的道路卻好像始終沒有盡頭。過了一個丁字路口，又過了一個十字路口，那姑娘所說的公共防空洞卻毫無蹤影。她穿著木屐，不便奔跑，我們的速度並不快。而且，我的天啊，即使飛跑也來不及了。城郊已經開火了。那些 100 毫米口徑的防空炮開始咆哮了。一串串火箭彈飛離地面，呼嘯著刺向夜空，划出一道道血紅的軌跡，如閃電般耀

眼。在我軍緊張的炮火回擊聲中，我憑藉著自己在前線戰場上的生死經驗，捕捉到漆黑深邃的夜空上方的一些信息，雖然這距離超越了我的耳力所及，但是直覺告訴我：我們兩個就要完蛋了。敵人的炸彈已經投下，而且會準確地落到我們行進的這段道路上。

可怕的是，我們此時走著的這條長長的街道上只有兩堵綿延不斷的高牆，兩邊連一間屋子都沒有，借著那些高射炮彈的火光，我努力地搜尋路邊的防空洞，結果連一個防空洞的影子都沒見著。老天真是太殘忍了，在這樣的街道上，如果炸彈落下，絕無藏身之地，我們再怎麼努力地往前多跑幾步也無濟於事了。

「敵機已經投彈了！」我一邊說一邊扯住她的胳膊讓她停下來。

「公共防空洞就在前邊。還有幾步就到了！」

「來不及了。」我從容地說道，聲音出乎意外的平靜，「炸彈正朝這邊落向，快臥倒，別慌張。」

儘管對我的話半信半疑，她還是順從地隨我一起臥倒在牆根下。實際上她當聽我說炸彈就要落下時已經完全不知所措。然而我很清楚，最多再過十秒，敵人的炸彈就會像地毯一樣落到我們附近的地面。B - 52，這令天地都為之變色的可怕「恐龍」，我是早就領教過的。在前線戰場上，白天敵機都保持在一定高度的空中，一般六架或者三架一組悄悄地飛來飛去，來回掃蕩，所到之處都會留下一道道長長的濃煙，然後如下雨般投下一顆顆炸彈。那雨點般密集的炸彈足以炸倒一座大山，填平一條河，炸毀一大片森林。此刻，那漫天的炸彈就很快要如雨點一般落下了。下面不是大山，也不是森林，而是民房，是街道。浩渺的天空似乎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惡魔，而它下方的城市渺小得如同一個小小的掌心。炸彈的毀滅性是那麼強大，而人的生命是這麼脆弱。我那麼想

著，身體不由得緊繃起來，無奈地等待著厄運降臨。

但後來我幾乎沒有聽到炮彈的爆炸聲。只是覺得突然間，天昏地暗，大地被震得彷彿彈跳起來。周圍的一切一瞬間都變了形。一股灼熱的東西飛濺開來，猛地打到我的臉上，熾熱的衝擊波強烈地撞著我的身體。雖然已經提前做了心理準備，但我還是被這可怕的爆炸嚇得措手不及。

她也嚇得瑟瑟發抖，冰冷僵硬的身體緊緊地貼著我，彷彿這樣可以有一絲安全感。她的頭髮也散落了下來，呼出的熱氣噴在我麻木而滿是冷汗的臉上。

接著又是一串炸彈襲來，這次好像就落在了我們對面的牆壁旁。磚頭瓦塊四處飛濺，天地之間如鐵雷爆炸，轟轟隆隆，連綿不斷。炸彈的衝擊波也一陣陣翻滾而來。死定了！死定了！這次必死無疑了！我咬緊牙關緊緊地抱著

她，等著最後那粉身碎骨的一刻來臨。此刻，炸彈就像野蠻的瘋子一樣呼嘯著，連綿不斷地往下落。每一次爆炸聲和衝擊波的襲來都使我們的身體靠得更緊。我們被這凶猛的炮火嚇得死去活來，兩個人早已頭暈眼花，萎靡不振了。

突然，死神收回了它的魔爪。只聽空中轟隆一聲，就像是把死亡的大門給關上了。隨著這最後一顆炸彈的爆炸的結束，天空重新恢復了寧靜。

驚惶不定的我們還趴倒在地上，還緊緊地抱著對方。我們倆好像癱瘓了，失去了意識，無法感知自己竟出乎意料地幸存了下來。就那樣一動不動地保持著姿勢，許久之後，她才挪開身子，站了起來。

我慢慢地把她扶起來。發現她的一隻胳膊上的衣服被炸破了，頭髮也凌亂地垂了下來，眼神中還透著恐懼。她驚惶地摸了摸腳去找那

雙木屐鞋，真不知道她怎麼那麼重視那雙高跟木屐鞋。地面上還翻滾著濃煙，空氣中充滿了炸藥味，天空則一片紫紅。

炸彈的轟隆聲平息下來後，我聽到前面不遠的某個地方響起了呼救聲。一時間，覺得哀鴻遍野，整條街都喧鬧起來。一大群人從我們身後蹭蹭地跑過來，他們拿起鐵鍬、撬棍和擔架，急衝衝地從我們身邊跑過去。「喂，我說，你就這樣傻站著啊！」有人用痛苦而嘶啞的聲音嚴厲地對我怒吼了一聲，「防空洞被炸塌了，裡面的人可能都被炸死了，就在前面，我的天啊！」

「啊，天哪，好像是公共防空洞出事了！那裡面可全都是人啊」姑娘驚叫起來。

「我得去幫忙。你先回去吧，我稍後就來！」我說。

我掙脫她的手，跟著人群跑了過去。邊跑邊回頭，向她揮手大聲地喊道「快回去！在家等著！」我跑到了那堆剛剛被炸成的廢墟，準

備和大家一起衝進那片濃煙覆蓋的地方。在那之前，我又一次轉過身來，透過滿是火光的夜色最後看了一眼遠處她那可愛的身影。

也許，那一眼並不是最後一眼，也許那晚我已經回過她家所在的地方並又遇到過她？

我只記得警報解除很久之後，我沿著那天夜裡那條唯一通電車的街道，快步往女孩的家裡走。當時天已經亮了。一開始，看著路邊的電車，我沒想太多，只是靜靜地沿著人行道走。清晨的風吹過，十分寒冷，街道上行人稀少。電車十分老舊了，還散發著一股鐵鏽味，隨著一聲電鈴，它轟隆隆地開起來，車輪開始滾動，在軌道上摩擦出火花。電車發動機的聲音很刺耳。等它從我旁邊飛馳而過的時候，我才突然愣住了，彷彿被一根鞭子抽中了心臟，我突然醒悟過來，它晚上停靠的地方應該是姑娘家附近啊。可是，它已經飛奔而去，我去哪裡找到它的起點呢，我呆呆地站在那裡，驚訝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條街道是那麼悠長，那麼筆直，沒有任何拐彎的地方。而路兩邊的房子，一間挨著一間，那麼密集，又那麼相似，每間屋子看起來都差不多一個樣子，都是那種檳榔色的黯淡的房子，屋頂都蓋著一層生鏽的鐵皮。都是只有一個供出入的門，清一色地都有個通向人行道的三級台階。各家門口也都一個用水泥砌成的圓形防空洞。電車已經走了，我唯一的參照物沒了，我根本無法去找她家了，我只能大致確定她家是在我的左側還是右側。而實際上，兩側也沒有任何區別。剛剛經受過劇烈轟炸的街道，所有的地方都被炸得坑坑窪窪，房前的台階都被炸倒了，屋檐也都坍塌了，牆壁搖搖欲墜。地上還橫七豎八地躺著欖仁樹和電線桿，到處一片狼藉。

我在那裡找啊找，希望被一點點地吞噬，絕望感襲擊了我。我依然深一腳淺一腳地來來回回地找，一戶戶地察看房門，盯著每間屋子裡走出來的面孔看。直到另外一趟電車叮叮噹噹地開過來，我才徹底放棄了尋找。當時，

我整個人滿面塵土，渾身傷痕，衣服也破爛不堪，甚至沾滿了那些在黑夜裡遇難的死者的斑駁的血跡。沒有時間再繼續找下去了，我必須趕回部隊，我低著頭，拖著沈重的腳步，沿著那條電車軌道，朝出城的方向走去。

戰爭結束以後，我偶爾有機會路過河內，也只是去那條通電車的街道走走。每次都是這樣。不為刻意去找什麼，也不為走到某個目的地。最近的一次去草市火車站，我連那條街道都找不到了。河內已經淘汰電車了。現在街道比以前寬敞，房子也更漂亮了。人們生活得很幸福。也許未來的某一天，人們大概還能夠想像，就是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曾經有過二十年前年輕時的我看到過的景象。

Khắc Dấu Mạn Thuyền

Đời tôi, đi đây đi đó đã nhiều, nhưng lại rất hiếm dịp được thấy Hà Nội. Chỉ một lần thuở bé, rồi một lần hồi chiến tranh, và mấy năm sau này thêm đôi lần nữa. Thành thử, ở Hà Nội, ngoài hồ Hoàn Kiếm với cầu Long Biên, tôi chỉ đại khái biết một ngôi nhà là nhà ga Hàng Cỏ và một con đòng là đ-

ờng xe điện. Nhng, mặc dù nh vậy, mỗi khi nhắm mắt lại nhìn sâu vào những nẻo đường của ký ức bao giờ tôi cũng thấy hiện lên, tuy rất đổi mơ hồ, bóng dáng của Hà Nội phố xá. Cái thành phố sâu thẳm, xa lạ, chẳng chút thân thuộc ấy từ lâu lắm rồi đã lảng lạng ăn vào đời tôi nh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miền đất thân yêu nhất, dẫu rằng đây là một tình thân yêu tưởng nh không đâu, một duyên nợ hầu nh vô cớ. Không hẳn là một nỗi niềm mà chỉ là băng quơ một cảm giác, không thành một câu chuyện mà chỉ nh là một nốt sâu còn v-ơng lại của thời trai trẻ chiến tranh, một thời tuổi trẻ đã hoàn toàn mai một nhng d âm vọng suốt đời. Nh tiếng ma rơi. Nh tiếng gió lùa. Nh tiếng lá rụng. Mà không bao giờ quên.

Từ bấy tới nay, thời gian mất đi đã hai chục năm

tròn. Hà Nội thuở đó với Hà Nội bây giờ có lẽ đã nh là một trời một vực.

Ngày ấy, từ mặt trận Quảng Trị, tôi lái xe đa chỉ huy s đoàn ra họp ở bộ t lệnh đang đóng ngay rìa thủ đô. Khi chúng tôi ra tới nơi, thành phố đang ngát trời bom đạn. Đây thực sự là một cuộc đụng đầu sống mái, một trận huyết chiến vì lẽ mất còn, mà mõi hai ngày đêm sau đó, khi đã phân thua đ-ợc thì cả ngời thắng lẫn kẻ bại đều mặt mày biến dạng. Giữa hướng cảnh chung nức sôi lửa bỏng nh thế, chẳng dám màng gì một chuyến về quê, tôi chỉ xin đợc rảo vào phố để rải non chục lá th của anh em đồng đội ngời Hà Nội đã gửi gắm. Tôi muốn trao th tận tay các gia đình để có thể nhận đ-ợc ngay th hồi âm mang ngọc vào đơn vị cho lính ta sống. Lụa ngày Noel, cấp trên thuận cho tranh

Các khớp xương cồng nhứt cứng đờ nh đang rời rã ra và rơi rụng. Con sốt âm ỉ từ chiều tròn dần lên dọc sống lưng, tôi sờn gai ốc, và không ngớt rung mình. Đầu óc chậm chạp chung chiêng, đầu gối những muốn khuỵu xuống. Đi cha đọc mấy đồng, tôi đã bắt đầu đếm bốc. Màn đêm ốt ất nh đông lại. Không nhìn thấy gì trước mắt suốt nửa thì tôi đã xô ngời tới va mặt vào một cái đầu tàu điện đen ngòm đậu chết cứng giữa lòng đồng.

Chuyệnh choạng, tôi rẽ lên vỉa hè, rồi lảo đảo tấp vào dới mái hiên một ngôi nhà. Răng va lộp cộp trong miệng, tôi tựa lưng vào cánh cửa đóng chặt, rồi từ từ trượt ngời xuống, ngời phệt lên cái bậc tam cấp ốt ẩm hơi ma và lạnh nh một cây nóc đá. Rét mót buốt tim, tôi rên hừ hừ và rồi cũng không rên nổi nữa. Cũng không sao ghim lại đọc cơn run, cứ

run bắn lên, run mãi, run cầm cập. Thân nhiệt của mình lúc này có lẽ chỉ còn bằng với ngời đang ngắc ngoải, cái đầu đã tê cồng của tôi lơ dờ nghĩ, không khéo mà khốn đến nơi rồi, không khéo mà là một cơn ác tính. Những ngời bị sốt rét ác tính nằm chết trên vũng giữa rừng sâu, còn mình thì chết ngời, chắc thế, và sẽ hoá thành tảng đá co ro trước cửa nhà ngời ta.

Trên đầu tôi, mái tôn rách nát run bắn bật. Dới ma vẫn gió. Gió phả ma vào tận thêm. Đã ốt lại ốt thêm một lượt nữa, tôi thở hắt, mặt mày xây xẩm. Biết là cần phải dốc toàn lực bình sinh mà đứng dậy và bốc đi, song hết rồi, nghị lực đã tê bại. Sinh lực xuống nhanh nh mực nóc trong một cái bình bị đập vỡ đáy, sự sống trong tôi xoay tròn một vòng và từ từ, lặng lẽ lật nghiêng. Đúng khi

đó sau lng tôi cửa kẹt mở. Tôi nghe thấy nhng mà không ý thức đọc tiếng động ấy. Con choáng ngất gần nh là một nỗi yếu mềm, một sự buông lơi, nh thể một tiếng thở phào, nhẹ nhàng du tôi ra khỏi tôi...

Thời gian ngng lại không biết là trong bao nhiêu lâu. Tôi từ từ mở mắt. Tâm trí đậu xuống ở đâu đó bên rìa một vầng ánh sáng rất mờ. Vẫn còn bông bệnh, vẫn còn u u minh minh, song tôi biết là lúc này mình đã ở trong một căn buồng chứ không phải đang ở giữa chừng cơn mê sáng. Tờng phòng hình nh là quét vôi màu ve nhng mà có lẽ do lâu ngày nên màu vôi đã bột. Trần nhà u tối. Không khí ẩm sục mùi dầu long não. Tôi khẽ đụng cựa. Dối lng, nan giường ót ét. Ngồi tôi ủ trong chăn, đầu kê trên gối. Yên tĩnh, khô ráo và ấm áp đến

khó tin. Tôi trở mình. Từ trên chiếc bàn con kê ở góc buồng, ngọn lửa đèn dầu nhỏ liu diu im lìm toả ra một quang sáng tù đọng màu vàng đục. Tích tắc đều đều trong đêm vắng tiếng đồng hồ để bàn một mình rả rích với thời gian. Chợt nhớ đến giờ giấc, tôi giật mình, rên lên.

- Ôi, anh ... - Một bàn tay nào đó êm ái áp vào má tôi, và một giọng nói se sẽ, nhỏ nhẹ, thì thầm - Ôi, anh tỉnh rồi. Ôi, em lo quá...

Tìm nh thể đứng dừng lại, lại nh thể đập loạn xạ, tôi ngây ngời. Chuyện gì thế này nhỉ, cô gái nào thế này ?

- Tôi... - Mãi mới mở miệng nói, tôi nói, nhng ấp úng, lời riu vấp, chẳng nói gì được - Tôi ở

đâu đây... đây là đâu ?

- Đây là nhà em mà anh, - Bàn tay cô gái nhẹ nhàng đa lót lên trán tôi - Anh là khách của em mà.

Tôi cố định thần, cố lấy sức, thở dốc, và nặng nhọc xoay ngời sang phía chủ nhà. Cô ngồi ở mép giường, nhng gong mặt lại lùi khỏi vùng chiếu sáng của ngọn đèn. Tôi chỉ thấy đọc hai bờ vai với một phần mái tóc của cô buông xoã.

- Anh vẫn còn hơi sốt đấy, nhng vậy là đỡ nhiều rồi. May quá đi mất. Chứ cứ nh lúc thoát đâu thì sợ quá. Ôi lúc ấy anh làm em hết cả hồn.

- Nguy rồi... - Thều thào tôi nói - Quá phép

mất rồi... Tôi, tôi phải đi đây...

- Ôi kìa anh, anh đã đi đâu đọc thế nào đọc anh. Ra ngoài rét bị lại còn nguy hơn. Với lại quần áo của anh phải hong bếp lúc nữa chứ cha mặc đọc đâu, còn ẩm lắm.

- Cái gì ? Tôi hoảng hồn, sức tỉnh, đa tay rờ nhanh lên đùi lên ngực. Ngồi tôi tái đại đi, những muốn co rúm lại. Đối tấm chăn bông, thẳng tôi đã hầu nh trần trụi!

- Bây giờ để em xuống bếp đa cháo lên anh ăn nhé, - Thản nhiên, cô gái nói, sẽ sàng đứng dậy, rời khỏi giường - Bộ quần áo em để cạnh gối, anh mặc tạm. Cũng là đồ bộ đội đấy.

刻舟求劍 Khắc Dấu Mạn Thuyền

100

刻舟求劍 Khắc Dấu Mạn Thuyền

101

Một cái gì đó kinh khủng, một cái gì đó choáng
hồn, nh một nhất chém sả, đột ngột xé toạc sự tĩnh
lặng ra làm đôi. Chiếc phản lực trinh sát, chỉ một
chiếc thôi, bất thần cắt ngọt một đồng bay sấm

sét, khoan thủng thỉnh không, là sát sàn sạt mái
ngồi những ngôi nhà, tuốt dọc sống lưng thành phố.
Trong phòng, cả đến ánh đèn dầu cũng nh chết
lặng đi, nín thở...

- Hình nh qua rồi, - Cô gái lên tiếng, gần nh
thì thầm, và run run, phác một nụ cười nhợt nhạt -
Hình nh nó chỉ dọa.

- Ồ, - Tôi nói - Nó chỉ là một thằng thám báo
bay vụng đánh lén mà thôi. Đừng...

Tôi định trấn tĩnh cô, định bảo rằng không việc gì
phải sợ thì rừng rợn còi báo động rú lên, cốp lời
tôi. Mặc dù qua mấy đêm rồi đã nghe quen, và
mặc dù đã đón trước, tiếng còi vẫn làm tôi lạnh cả
tim. Đồng nh cha đêm nào lời cảnh báo của chết

chóc lại vang lên dễ sợ đến nhòng ấy. Hú lên, gào
lên, thảm thiết, quay cuồng, nhức nhối, nh cào nh
xé, khiến ngời ta những muốn thét lên theo. Và
B52, B52, B52... B52 đang tiến vào, loa phóng
thanh khẩn thiết cấp báo, giục giã. B52. Cách Hà
Nội chín mươi cây số. Tám mươi cây số.

- Bọn Mỹ ! - Tôi nói - Chúng nó đang vào.
Thằng Mỹ vừa nãy là thằng bay mở đường.

- Vâng. B52 đấy. Lại một đêm nữa.

- Phải ra hầm thôi! - Tôi không nén nổi hồi
hộp - Chúng nó vào sát rồi. Mau lên !

- Nhng, anh thấy trong ngời thế nào? - Cô
gái thở dài, đầy vẻ lo âu trẻ thơ - Ngoài trời rét
lắm.

Cảm giác lâm nguy đột ngột trở nên nhức buốt. Miệng tôi nh khô đi, họng thắt lại, trống ngực nện thình thình. Xa nay linh tính không khi nào đánh lừa tôi.

- Anh phải ăn đi một tý đã. Cho nóng...

- Không ! - Tôi nói, giọng khàn hản - Nóng
nguội gì. Bom xuống bây giờ đây. Rải thảm vào
đây đây !

- Sao anh biết ? - Cô gái thốt lên kinh ngạc

- Người thấy chứ còn sao! Mau lên! Ra hầm!

- Tôi sẵn giọng, nh quát.

Thở tắt ngọn đèn, cô gái nắm lấy cổ tay tôi kéo nhanh ra khỏi buồng. Sự căng thẳng nơi tôi đã

truyền sang cô nổi hể hùng. Cô thở hổn hển. Tiếng guốc gõ mau mau, gấp gáp. Chúng tôi xuống cầu thang, sau đó còn phải qua một hành lang rất hẹp, ẩm ướt và sâu hun hút, rồi mới ra đến ngoài đồng. Trời đã tạnh ma, và màn đêm thì nh có phần nào quang ra trong bầu không khí trong suốt rờn rợn. Giữa lòng đồng, tróc cửa nhà, cái đầu xe điện vẫn lù lù đấy nh một chiếc tàu mắc can.

Cái hố cá nhân bằng xi măng đúc, miệng mở ra đen ngòm ở mép vỉa hè.

- Chúng mình ra hầm công cộng đi anh, - Cô gái nói trong hơi thở gấp - Những cái hố tròn này em chẳng bao giờ dám xuống. Dối đó đầy nước. Ron chân lắm.

- Lại còn thế! - Tôi gắt.

- Ngay kia thôi mà, anh. Với lại ở đó đông người, đỡ sợ.

Chúng tôi bóc lao đi, ngọc chiều gió thốc. Cả thành phố đã ẩn mình. Trên mặt đất chết lặng, chỉ còn trơ vơ có hai chúng tôi, sóng đôi nhau trong nỗi kinh hoàng. Thời khắc từng giây từng giây một nh bị nuốt đi mà chẳng hề trốn chạy thì hầu nh không cùng. Một ngã ba. Rồi nửa một ngã t. Cái hầm công cộng của cô gái đầu mũi không thấy. Mà vì vướng đôi guốc nên cô nàng không chạy được. Với lại, trời ơi có chạy cũng không kịp nữa rồi. Vùng ngoại vi đã khai hỏa. Các trận địa pháo 100 ly đồng loạt cất tiếng gầm. Chớp giạt sáng loè. Và tên lửa, tên lửa, từng cặp, từng cặp rẽ

trần mây, âm âm lao lên, vạch những luồng đỏ rực. Nhng, giữa sấm sét của quân ta đang cấp tập giáng đòn, bằng kinh nghiệm máu xương và sự sống chết rủi may của một thằng lính chiến trường, tôi đã nghe thấy từ trên đỉnh trời đêm thăm thẳm cái mà tai tôi còn cha thể nào nghe thấu, cái mà linh tính đã báo trước. Và tôi biết, với hai chúng tôi, thế là hết. Bom rồi. Bom sẽ phang chính diện đoạn đường này.

Đúng lúc này, số phận lại tàn nhẫn đặt chúng tôi lọt vào giữa một quãng phố rất dài mà hai bên đường không hề có nhà cửa chỉ có hai chặng bờ tường cao chạy liền một mạch. Và dới ánh chớp của những đồng đạn cao xạ tôi không thoáng thấy chút hầm hố nào ở cả hai bên vỉa hè. Một toạ độ tuyệt vời của cái chết. Có cố rào thêm lên vài mơi

bước chân nữa cũng thế thôi.

- Nó cất bom rồi ! - Tôi nói, và nắm nhanh lấy khuỷu tay cô gái, kéo cô đứng dừng lại.

- Kìa anh. Chỉ đoạn nữa thôi!

- Không kịp đâu, - Tôi thông thả nói, bình tĩnh đến ghê người - Bom đang thả xuống đây đấy. Nằm xuống mau lên đi. Và đừng có hoảng.

Cô gái ngoan ngoãn nằm áp xuống cạnh tôi, đôi chân bứt tồng gạch. Hẳn là cô rất hoang mang, nửa tin nửa ngờ trước lời khẳng định chết ngời ấy của tôi. Song, chỉ mười giây nữa không hơn, tôi biết, thảm bom sẽ chạm đất. B52, những con khủng long giòi sâu đất thảm ấy, tôi còn la gi.

Trong kia, chúng bay ban ngày ở độ cao vừa phải, đội hình khi sáu chiếc khi ba chiếc, lừng lững càn qua trời, cày vào thình không những luồng dài khối đặc, ồ ồ dội bom nh ma tới. Những giọt ma bom có thể xô đổ một rặng núi, có thể chôn sống một dòng sông, vằm nát một đại ngàn. Còn bây giờ thì không phải là ma mà là cả một trời bom đang giáng xuống. Và không phải núi không phải rừng mà là nhà cửa, phố xá. Bầu trời bao la tốt độ hung tàn. Thành phố thì nhỏ nh lòng bàn tay. Sức huỷ diệt thì tối đa, và mạng người mong manh biết mấy. Tôi nghĩ. Người gồng lên, căng nhúc, chờ đợi.

Nhng, tôi hầu nh không nghe thấy tiếng nổ. Mặc dù đã đón tróc, vẫn cứ bị bất ngờ. Thành linh, tối tâm mặt mũi. Mặt đất rung mình, rón lên. Không gian méo lệch đi. Rồi cái gì đó nóng bỏng, rục

lửa, nhọn hoắt, và tung toé, đập vào mặt. Hơi bom nóng đặc xộc đầy phổi.

Cô gái lăn sát vào tôi. Tìm sự che chở, cô nép sát tấm thân lạnh cứng vào ngực tôi, thờ sát vào khuôn mặt tê dại nhng đầm mồ hôi của tôi. Tóc cô tung xoã ra.

Lại một dây bom nữa, lần này nh ngay ở bên kia bờ tường. Đất đá, xi măng, gạch ngói, nhà cửa cùng một lúc nổ tung. Trời đất rống kêu, rền vang nh gang vỡ. Sóng xung kích ào qua ập lại. Chết này! Chết này. Chết- ết - ết...! Tôi nghiêng rặng ôm ghì lấy cô gái, đợi cái chớp mắt cuối cùng tan xong nát thịt. Bom à à rơi, hú vang, man rợ, nổ nổi vào nhau rồ rồ. Cứ mỗi luồng tiếng nổ và hơi bom quạt tới, thân thể chúng tôi càng xoắn vào nhau.

Như tử vì sức ép, cả hai dờ dãn, ngất ng.

Thình lình, cái chết nhả móng vuốt. Bầu trời nh sập cửa đánh sầm một cái. Rồi hẫng đi, lạng phắc. Tiếng nổ của quả bom cuối cùng dập tắt mọi tiếng nổ.

Chúng tôi vẫn nằm, ôm riết lấy nhau. Cả hai đã hoàn toàn tê liệt, không thể nào ý thức được, không thể nào cảm nhận nổi cái sự sống sót ngoài dự kiến này. Lặng đi nh thế khá lâu, cô gái mới đụng cựa thân mình, đuỗi ngồi ra khỏi tôi.

Chạm chạp, tôi đỡ cô đứng dậy. Một bên vai áo rách toang, tóc xoã rối, ánh mắt sợ hãi, cô luống cuống quờ quờ chân tìm đôi guốc, không biết để làm gì cái đôi guốc cao gót ấy. Khói đặc trôi là là.

Mùi thuốc bom khét cháy. Trời mây bầm đỏ.

Trong tai đã đỡ tiếng ù, tôi nghe thấy ở đâu đó phía trước, rất gần, dậy lên tiếng kêu cứu. Rồi cả đoạn phố ầm ầm lên huyền ảo. Từ phía sau, rầm rập một đám đông đổ tới với cuộc xéng, xà beng, với cái thong, hơi hả tràn qua. " Đứng ì ra thế à! - Ai đó giằng giữ quát lên với tôi, gay gắt, đau đớn, khàn đặc - Hầm thì sập, ngôi thì chết, ngay trước mắt kia kìa...! "

- Ôi trời ơi, hình nh chỗ hầm công cộng, anh ơi! ở đó bao nhiêu là người... - Cô gái kêu lên thẳng thốt.

- Anh phải lại đó góp một tay. Em về trước đi. Anh về sau ! - Tôi nói.

Và vùng ra khỏi tay cô, tôi học tốc chạy băng theo đám đông. Vừa chạy vừa ngoái lại, xua xua tay, gân cổ hét : " Về đi! Chờ ở nhà!". Khi chạy đến sát bãi bom, trước khi cùng mọi người lao khuất vào trong vùng phố xá ngổ ngang, tanh bành, ngập khói, tôi còn kịp ngoảnh nhìn lại một lần nữa, và nhờ thế mà còn được nhìn thoáng thấy qua màn đêm sẫm màu lửa cái hình bóng thân yêu và h ảo ấy một lần cuối cùng...

Lẽ ra thì đây không thể là lần cuối cùng, bởi vì lẽ ra thì tôi đã trở về đọc ngôi nhà ấy, vào lại đọc căn phòng hồi đêm ấy và gặp lại đọc ngôi con gái ấy của tôi. Khi đó đã báo yên từ lâu và trời đã sáng hẳn. Cứ theo dòng tàu điện, con dòng mòn đọc đạo hồi đêm, tôi rảo béc quay trở lại ngôi nhà.

Thoạt tiên, tôi chẳng để tâm, chỉ lẳng lặng bác tránh lên vỉa hè. Buổi sớm mai giá lạnh, phố xá tha ngời, cái đầu xe điện già lão và sặc mùi rỉ sắt ấy không buồn thúc chuông, thả sức lao uỳnh uỳnh, hàng bánh sát nện rầm rầm, rít lên, toé lửa. Động cơ điện rú ề ề chối tai. Nhng nó vừa vụt qua thì lập tức tôi sững ngời, nh thể bị một roi vút thẳng vào tim, sự tĩnh lặng chết lặng đi.

Phố dài hun hút, thẳng tắp, không có lối rẽ. Dọc hai bên đồng nhà liền nhà, san sát và hoàn toàn đơn điệu, nhà nào cũng y nhà nào. Một mặt tiền ẩm đậm cau có dối một mái hiên lợp bằng những tấm tôn rỉ. Một cửa ra vào và một bậc tam cấp bác thẳng xuống vỉa hè. Trước mỗi nhà đều có một cái hố tròn bằng xi măng đúc sẵn. Tàu điện đã chạy rồi, vật chuẩn độc nhất đã di động, nên giờ đây

điều duy nhất tôi còn có thể xác định được là ngôi nhà ấy nằm ở phía vỉa hè bên nào. Song bên nào mà chẳng thế. Mấp mô, trời sụt, lênh láng những vũng nước đọng trên những bậc thềm. Những mái hiên dột nát. Những mảng bờ tường. Những cây bàng. Những cây cột điện...

Không còn thời gian nữa, nhng hồi lâu, nh thể nhăm nháp nỗi tuyệt vọng, tôi vẫn cứ bác thấp bậc cao dạo đi dạo lại nhìn vào cửa những ngôi nhà, nhìn vào mặt những ngời từ trong đó đi ra. Cho đến khi lại một chuyến tàu điện leng keng chạy tới tôi mới đành chịu khuất phục. Mặt mày vẫn nhem nhuốc tro than, tay chân xây xát, quần áo tả tơi và vẫn còn loang lổ vết máu của những ngời bị nạn trong đêm, tôi nặng nhọc lê bác, đầu

cúi gầm, men theo cặp ray xe điện, đi về phía cửa ô.

Trở về sau chiến tranh, khi hoạ hoàn có dịp vào qua Hà Nội thì tôi vẫn chỉ một lối mòn xe điện ấy để đi. Cứ đi thế thôi, chẳng phải để tìm thấy một cái gì, cũng chẳng phải là để đi đến đâu. Lần gần đây nhất xuống ga Hàng Cỏ, tôi mất dấu con đường mòn. Hà Nội đã xoá bỏ tàu điện. Phố xá huy hoàng. Nhà cửa đẹp đẽ. Đời sống sung sướng...

Có lẽ đến một ngày nào đó, ngời ta khó lòng hình dung nổi đã có thời chính thành phố này đã trải qua những cảnh ngộ nh tôi đã từng thấy hai chục năm về trước, khi tôi còn rất trẻ.

戰爭與愛：哀歌與慈悲救贖之歌 War and Love: An Elegy of Compassion and Redemption

戰爭與愛：哀歌與慈悲救贖之歌

文 / 阮荷安

一個民族的內戰是每個人的極度悲哀，因為是兄弟相殘，因為是民族的慘敗，因為是每一個家庭的破碎，因為是每一個靈魂裡無法抹滅的裂傷。越戰就是這樣的一場戰爭，直到現在，43 年過後，越戰的黑影仍然折磨著甚至沒有經歷戰爭、甚至沒有生活在越南的越南人。

保寧（BảoNinh）的《戰爭哀歌》（*The Sorrow of War / Nỗi Buồn Chiến Tranh*，台灣版譯《青春的悲愴》）是越南少數描寫真實戰爭慘況的越戰小說。1987 年小說以《戰爭哀歌》之名出版，引起越南文壇的轟動，此後被禁止、被冷落了十多年才能再版，但小說名稱得改為《愛情的身分》（*Thân phận tình yêu*），一直到 2005 年才能再用《戰爭哀歌》之名。到目前為止，《戰爭哀歌》是被翻譯最多的越戰小說，至 2012 年一共被翻譯成 19 種語言。作者曾參加越戰直到北越戰勝時刻，但他不歌頌北越的勝利，也不批判南越的失敗，而是從個人對戰爭的經歷來體現戰爭的真實。這部小說描繪了戰爭對人類、自然和對每個人的巨大破壞性影響。戰爭摧毀了人們的希望、夢想和未來。它造成分離，悲傷和絕望。

《戰爭哀歌》還有另一個書名《愛情的身分》，可見戰爭與愛情，兩個似乎無法並存的範疇，其實是不斷相互對峙的，在戰爭裡漂流愛情的命運，在戰爭毀滅一切之後愛情海永續存在著。在戰前、戰中、戰後，愛情皆是人生之源。而戰爭雖然結束了，其悲哀的殘跡仍繼續毀滅人的靈魂和身軀。

《戰爭哀歌》是一位戰士的回憶。不管是連續還是中斷，那些都是他每段人生的迴光。是悲歌、是情歌：絕妙與絕望、驚恐與悲慘；不斷眷戀現實與幻覺、生命與死亡、過去與未來。在所有越戰小

說裡面，不管是從南越、北越還是美國角度書寫的作品，《戰爭哀歌》是最深沉、痛苦、殘酷、悲觀，也是最樂觀的小說。小說主角—Kiên（堅，台灣版譯「阿肯」）—和他的初戀—Phương（芳，台灣版譯「鳳兒」）—先後辭別了十七歲的學生安逸生活進入戰場。堅辭別了常畫魔鬼的畫家父親，聽從共產黨員母親要堅毅的教導，離開初戀愛人，進入戰爭，捨身當英雄，耗費人生在義務、在殘殺、在戰勝、在存活歸來；永遠脫離不了寂寞、迷惑、虛弱，擺脫不了死前焚燒所有畫作的父親所留給他之唯一遺產：悲哀。

戰爭，對保寧來說充滿迷茫和殘酷：「戰爭是無門無家、困苦沉淪和偉大飄移之地，是無男人、無女人之地，是悲愁、無感的世界，是人種最驚恐的絕嗣。」而和平，也不是什麼神聖：「啥！和平！他媽的，和平只不過是從無數弟兄的血肉長出來的樹，只留下幾根骨頭，而被分工在深山竹林躺下來的那些，才是最值得活著的人。」人們猖狂馳入戰爭，馳入理想，奔向那些人生巔峰，猶如渴望光亮的蜉蝣飛向燈火，因那些「清高」而眼花撩亂、深思不清，於是忘掉那些默默築起人生的磚塊、碎石、細沙。堅，如億萬人一樣，沉迷在一個已畫好的、明智及驚恐的戰爭路程：當人性缺席時，戰爭意味著可以因為理想而殺人、在榮光裡殺人、為了榮耀維護某些聲稱清高而殺人。堅為了戰爭、為了理想而出去、消散自己的人生，然後在定神回頭的瞬間，才沉默觀看自己的人生正在消失、正在遠流、正在與自己永別的全景。這段獨白凸顯一個參著鮮血的現實：那些再細小、再尋常不過的日常生活，如吃、喝、睡、玩、樂、悲、愁、痛、想念等，一旦榮幸被那些偉大的祖國、理想等不絲毫憐惜的蹂躪著，就無法再重生了：人們已與人生絕緣了。

戰爭帶來這充滿死氣、充滿驚恐的世界，似乎是男人的專擅：男人造就戰爭。男人行動，行動但不主動。女人，相反的，少許出現，但都是主動之勢：女人是他人的象徵、是愛與慈悲的象徵。《戰爭哀歌》裡的女人，從給堅男女初感的 **Hạnh**（幸，台灣版譯「阿香」），到為了救隊友而犧牲自己性命的 **Hòa**（和，台灣版譯「華兒」），到因烽火戰爭而殘疾病痛一身仍陪著堅戰後唯一一夜的 **Hiên**（賢，台灣版譯「阿姮」），到在戰後成為堅在最孤獨時的避風港的那位啞巴女人，都是愛與慈悲的現身。女人，以自己的天生聰慧，比男人早有對人生和戰爭的質疑，芳在十七歲時已經質問：「戰爭與和平，上大學和入伍隊，難道很不一樣嗎？如何是一個好的人生？如何是一個醜陋的人生呢？十七歲情願入部隊比十七歲上大學較高尚嗎？」芳，那個有形和無形的女人，已越過死亡、殘殺，已為堅輸血、輸氣，已從死神手中拉堅出來，已永遠將堅與愛永遠網綁在一起。這些女人沒有緊握任何人的命運，她們就是命運，她們就是定命。這些女人的愛，是唯一存活的永久，在戰後。

因此，《戰爭哀歌》最悲觀、也是最樂觀之一，是男人的自尊、英雄本質和女人的自在、忍耐潛能之間的對立。女人，通過愛和生產的可能，產生出生活；但她們沒有器械和力氣來保衛生活。相反的，男人有愛的可能但沒有生產的可能，又使用力氣如最高權力來盡情享受和浪費生命，宛若為了自己無法產生生命而復仇。那是人類最深層和最悲慘的矛盾，逼迫人們必須直接面對愛、生和死。

從戰爭真實面出發，小說挑戰了越南國家所宣稱的戰勝觀念。雖然戰爭結束，但每個人的家庭和個人都沒有贏，他們無法在戰前恢復過去的一切。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家庭、親戚、朋友、戀人、

孩子和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一切。戰爭對每個人都造成嚴重的心理影響。其影響力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夠掩蓋過去、處理現實、面對未來。過去的戰爭記憶不斷地像鬼魂一樣困擾著。而在心靈上看不見的那些裂傷，也只有愛才能讓那些遠離戰爭痛苦的心靈裂傷有癒合的希望。因為愛是生命之源，愛有保護生命的可能。

從頭到尾，《戰爭哀歌》或《愛情的身分》都是愛與戰爭的對峙，而兩者勢均力敵。一邊是神聖、慈悲、生命之源頭；一邊是凶殘、無度量、毀滅生命。在兩者對立的不斷爭鬥裡，戰爭的猛烈已經殘殺和毀滅一切，從花草、樹木、人的屍體到人的靈魂。但怎麼慘烈的戰爭也無法消滅愛：之所以能夠保有這重絕妙的樂觀態度，是因為作者深深瞭解愛與戰爭的本質：戰爭是哀歌，而愛是慈悲救贖之悲歌。

War and Love: An Elegy of Compassion and Redemption

By Nguyễn Thị Hà An

Civil wars are in the category of upmost sadness, as people in the same family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as the whole nation is ruined, as each family is broken, and each soul is irreversibly traumatized. After 43 years, Vietnam War still overshadows all Vietnamese, even if they do not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s or never set foot on this land.

The Sorrow of War by Bảo Ninh is one of the rare novels in Vietnam that touches upon the severity and reality in Vietnam War. It was forbidden and shelv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author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until North Vietnam declared victory. However, he doesn't praise triumph nor criticize failure. Instead, he presents the reality war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This work depicts destructions and devastations that wars leave on mankind, nature and every person. Wars destroy hopes, dreams and futures. Wars cause separation, sorrow and despair.

The Sorrow of War is also named *The Destiny of Love*. Seemingly unable to coexist, war and love, in fact, continue to confront each other. Love drifts in war, and lasts after wars annihilate everyth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war, love is always the source of life, but legacies of war still devour our souls and bodies.

The Sorrow of War records memories of a warrior. Continuous or fragmented, these memories reflect on parts of his life. The story speaks out lament, love, marvel, despair, fright and dismal. It wanders between reality and fantasy,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past and future. Among all Vietnam War novels, regardless of North Vietnamese, South Vietnamese, or American perspectives, *The Sorrow of War* is the most profound, painful, ruthless, pessimistic, and also optimistic one. The 17-year-old protagonist, Kiên, and his

first love, Phương, retreat from student life, and shift into war. Kiên leaves his painter father who often describes devils. He listens to communist mother to be preserved, parts from the first lover, and joins the war with heroic aspiration. He eventually returns from duty, slaughter, victory and survival, but he can never flee from loneliness, confusion, or weakness. He is unable to escape from grief left by his father, who burns all paintings before death.

To Bảo Ninh, war is full of loss and brutality. "War is without gate or home. It's full of pain, degradation, and displacement. It's without men or women. It's sad and numb, and it's the most terrifying extinction to mankind." Peace is nothing sacred. "What, peace? Peace just fucking grows from blood and flesh of countless fellow soldiers. Only a few bones are left. People who are left in the bamboo groves in the mountains really deserve to live." Humans rush into war, ideal, and other climaxes in life, as if insects dash into fire for light. They are mesmerized, so they forget those bricks, pebbles and sands that fortify life. Kiên, like millions of others, is obsessed with the designated and frightening war path. When humanity is absent, warriors kill for ideal, honor or so-called higher goals. Kiên leaves home and spends his life for war and ideal. When he finally pauses, he realizes life is disappearing, outflowing and leaving him. This monologue unveils a bloody truth. Once trumped by the great fatherland and ideal, those trivial and ordinary details in daily life, such as eating, drinking, sleeping, playing, joy, sorrow, sorry, pain, and memory, will never be reborn. In other words, people are separate from life.

War creates a world full of death and fright. It seems that only men wage wars. They take actions, but they are not proactive. In

comparison, women seldom appear, but they take a proactive stance. Women symbolize love and compassion. Women in this novel, including Hạnh who Kiên experiences the first intimacy with, Hòa who sacrifice life for others, Hiền who are disabled and sick due to war, and the mute woman who becomes a harbor for the lonely Kiên after war. They all embody love and compassion. Women and their wisdom question life and war much earlier than men. The 17-year-old Phương already asks, "Is it really that different between war and peace, or college and army? What constitutes a good or terrible life? Is it more noble to join army at 17 years old than to study in college?" Phương surpasses death and killings to take Kiên away from Death, and bond Kiên with love forever. They women do not hold on to anyone's destiny. They are destiny. Their love is the only permanence that survives after war.

Some of the most pessimistic and optimistic aspects in *The Sorrow of War* include self-esteem and heroic quality in men, as well as comfort, endurance and potential in women. Through the possibility of love and childbirth, women generate lives, but they do not have tools or power to safeguard their lives. In contrast, men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love, but not childbirth. Men use their power to waste life, as if a reac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y cannot give birth to life. It's the deepest and most pathetic contradiction in mankind, forcing people to directly face love, life and death.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reality in war, and challenges victory claims by Vietnamese government. Even though the war is over,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do not win. They are unable to return to life before war. They have lost their families, relatives, friends, lovers, children, and all things meaningful to their lives. Wars create serious psychological impacts to each person, and influence

how people can cover the past, handle the reality, and embrace future. War memories are haunting, and those traumas and sorrows may only be healed by love. Love is the source and potential protection of life.

The Sorrow of War (or *The Destiny of Love*), is fundamental about confrontation between equally powerful love and war. While love generates holiness, compassion and life, war is brutal, intolerant, and annihilative. In this continuous fight, war has murdered and destroyed everything, from flowers, plants, human corpses to human souls. However, the author stays optimistic and believes that even the most devastating war cannot eliminate love. He truly understands the essence of love and war. In the elegy of war, love delivers compassion and redemption.

Translated by Leonard CHIEN

譯者 TRANSLATORS

夏露

1974 年出生，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致力於越南文學和中越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從事翻譯並發表過大量越南小說和詩歌。散文和詩歌發表在紙媒和網路媒體，詩作亦被翻譯成英語和越南語在國際媒體發表。2017 年 8 月，出席烏蘭巴托第 37 屆世界詩人大會。

XIA Lu was born in 1974, XIA Lu holds a doctoral degree in Literature and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Peking University. She is devoted to Vietnam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Vietnam Literature. XIA Lu has published many Vietnam novels and poems in paper and digital medias. Her poets have also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Vietnam and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She i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37th Ulan Bator World Congress of Poets in August, 2017.

錢佳緯

自 2007 年擔任中英口筆譯員至今，作品少有冠名。

Leonard CHIEN, a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ince 2007.

阮荷安

本名 **Nguyễn Thị Hà An**，1982 年生，越南人；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越南語文學系教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越南古典漢喃文學、越南佛學、越南民間信仰、越南少數民族無形文化遺產等。

Nguyễn Thị Hà An was born in 1982. She is th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Vietnamese literature at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Pedagogy, and PHD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lassical Vietnamese Hán Nôm literature, Vietnam Buddhism, Vietnam folk beliefs,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Vietnamese minorities.

李欣潔（英文編譯）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藝術管理工作。不定期為中、港、台藝文雜誌與媒體採訪撰稿，亦協力擔任台灣國際性影展翻譯及口譯、各類藝文活動策劃，譯有《給囊中羞澀收藏家的購買指南》。持續以人類學式的潛行，參與觀察當代影像及視覺藝術圈。

Emily Shin-Jie LEE (English Editor)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e currently lives in Taipei where she works in Arts Management. She has served as a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for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s in Taiwan as well as a coordinator for various art events. She continues to apply anthropological techniques as a participant observer in the contemporary image and visual arts scene.

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 點讀東南亞文學讀本翻譯計畫 About Project

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

從台灣這座島嶼所在的北緯 23.5 度出發，朝赤道的方向探索，透過文學作品翻譯、邀請東南亞作家來台交流，策劃主題式的推廣活動——「作家指南逐談」、「馬來西亞讀書會」、「移動說書人」、「文學論壇」，作為不同文化間交流的觸媒與場域，在台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之間建立起相互認識與溝通的橋樑。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is a literature project starting from 23.5 degrees North latitude where Taiwan is located, and navigates towards the equator. The project includes work translation and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writers in Taiwan through four thematic events - "TALKS", "READING GROUP", "WORKSHOP", and "FORUM". Using these events as catalysts and spaces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we aspire to buil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點讀東南亞文學讀本翻譯計畫

為使「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的進行能在文本上具備討論的基礎，我們與受邀來台之東南亞作家合作，挑選出其代表作品，邀請譯者翻譯成中文，保留作家創作時所使用的原文，收錄相關文章，編輯、印刷成小冊，方便對東南亞文學感興趣的大眾閱讀、討論。

In order to proceed the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Forum in Taiwan" from the basis of text, we collaborate with the Southeast Asian writers by selecting and translating their representative works into Chinese. These translated works are made into small booklets with their original version included, allowing easier reading and discussion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 01 Prabda Yoon 帕達・雲 | 泰國
- 02 Carlomar Arcangel Daoana 卡羅瑪・雅康吉・戴歐納 | 菲律賓
- 03 Bao Ninh 保寧 | 越南
- 04 Nay Phone Latt 尼朋樂 | 緬甸
- 05 Norazimah Abu Bakar 諾拉茲瑪阿布巴卡 | 馬來西亞
- 06 Ayu Utami 亞悠・塲塔米 | 印尼

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作家指南逐談 TALKS
馬來西亞讀書會 READING GROUP
移動說書人 WORKSHOP
文學論壇 FORUM
2018/03/02 - 2018/03/06 台北・台南・台中
<https://sealiterature.com/>



主辦單位 文化部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北市紅樓詩社
seasia.literature2017@gmail.com

責任編輯 謝以萱
英文編輯 李欣潔
美術排版 何睿平
翻譯 夏露、錢佳緯、李欣潔
專文作者 阮荷安
印刷 晶華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印製 500 本
文學推廣使用，免費索取

文化部 版權所有
Copyright 2017 - 2018
© Ministry Of Culture,Taiwan

Organized by Ministry Of Culture,Taiwan
Executive by Crimson Hall Poetry Society

Executive Editor HSIEH I-hsuan
English Editor Emily Shin-Jie LEE
Art Design HO Jui-Pin
Translators XIA Lu, Leonard CHIEN, Emily Shin-Jie LEE
Contributor Nguyễn Thị Hà An
Printed in Taiwan

Dec 2017, 500 Copies

當過去上千年沈重的戰爭負重於肩，即使我們再年輕，最應當活著的那段歲月也已經過去了。如果這之後還有什麼不幸降臨，那麼我們也會在暗自勸慰：沒事，有什麼關係呢？現今還能有什麼苦難能和戰爭中經歷的那些苦痛相比呢？

主辦單位  文化部
承辦單位  紅樓詩社